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六月廿六日初版發行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再版發行

民報

第伍號

民報第伍號目次

● 圖畫

△ 法路易十六上斷頭之眞景（專制君主之末路）

△ 中國大民族革命偉人肖像

其一 朱元璋

其二 洪秀全

其三 孫逸仙

● 希望滿洲立憲者盍聽諸

（續參號報附駁新民叢報）

●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縣解

● 斥新民叢報之謬妄……辨姦

● 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勞齋

● 小說

△ 獅子吼……星台先生遺稿

△ 崖山哀續貳號……漢血 愁予 合編

● 來函

△ 維持會之一分子張蔭喬簡

△ 恨悔

● 告白

專制君主之末路

(路易十六上斷頭臺之實景)



白衣玄袴攀階梯而周章者是當日目無民黨之獨夫也



明太祖



洪秀全



孫逸仙

民報 （第伍號）

希望滿洲立憲者盍聽諸（續第三號）（附駁新民叢報）

精衛

吾有二語、欲爲希望滿洲立憲者告。一曰中國不爲政治革命。則不能立憲。二曰中國不爲種族革命。則不能立憲。前語之理由。已於第三號中論之矣。茲編所言。專論後語之理由也。既復見新民叢報第四年第四號論文。爲「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力言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不能幷行。該報記者。眞可謂最熱心希望滿洲立憲之人也。故於此文中駁斥其妄。至於該報第七號所載論文。則連篇累牘。盡枝辭蔓語。察其意。非欲駁本報第四號論文也。乃因吾論文之末。綴數行之附論。斥其不知學派文法。今後不當復爾。該報記者不知反省。咆哮欲狂。故狂搜日本學者論文講義。實入報中。以冀洗其不知學派文法之恥。雖然以吾觀之。仍不外自白其無知妄

作而已然吾之惡論者。惡其主義。非惡其無學也。以彼之反覆無忌憚。苟益之以學。適足使其言僞而堅。愈爲民賊耳。故吾今後駁之。惟駁其主義。至於支離怪誕之語。即加以糾斥。亦不屑以厠論說之欄。本報自次號爲始。刊有「新民叢報之怪狀」一門。其旨在然犀照怪。彙以供讀者之一粲　今所言者。因論者以爲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毫無關係。故以爲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不能并行。故於此點著筆。以褫彼反覆小人之魄。而以醒一般希望滿洲立憲者之頑夢也。　著者識

吾前言滿洲之立憲不過如土耳其之立憲。此惟推察今日之政治現象而下斷語耳。若自他種現象推測之。則吾敢下一斷語曰。滿洲雖欲如土耳其之立憲而不能何也。吾國今日之所足深憂者。於政治現象之外。尚有他種現象焉。與政治現象密接而不可離。足以梗滯政治現象之發達。而殺其改良之動機。此現象一日不去。則政治現象一日不得而改進。此現象維何。則種族現象是也。

欲知政治與種族之關係。亦如前舉政治革命之例。先徵諸歷史。次語其理由。

汎觀各國。有以一民族成一國民者。有民族不同同爲國民者。語其前者。則無種族

軋轢之問題其政治現象之良窳別有他原因非種族之關係也語其後者則因種族軋轢之故妨害政治之進行故種族問題一日不解決則政治問題亦一日不得解決故可從兩方面研究之其一種族問題已解決後其政治現象若何其二種族問題未解決時其政治現象若何此二問題。我國民所當潛心研究者也。其第一問題。可以簡單之語解決之。吾前論民族的國民篇中曾言其概要。如所云羅馬帝國瓦解以後。民族主義。代世界主義而興。英吉利之亨利八世。及大僧正威爾些事業。法蘭西之路易十一世之事業。大僧正里些流之事業。皆實行民族主義者也。迨其民族主義既已達其目的糅雜之民族或以驅除或以同化無復軋轢不相下之現象故政治現象無復扞格滔然進行遂由民族主義一進而爲民族帝國主義民族主義所以固其本族者也民族帝國主義則由本族既固乃廣收他族以求膨脹如侯官嚴氏所云。「如封豕長蛇。吞食鹿豕。入其腹中。鹿豕機關。至此盡成薺粉。徐徐轉變化合新體。」蓋其吸收異種乃兼容幷包而非軋轢角勝負非一國之中異族糅居不相合同者可同日而語也。彼英德法等。方盛行民族帝國主義。以廣拓殖民

第伍號

地。而民族主義。棄置不復道者。其境遇實使之然。我中國實行民族主義之後。終有實行民族帝國主義之一日。故此問題。非今日所暇詳言。至於第二問題。則爲種族問題未解決時。其政治現象若何。此則中國今日最重要之問題。苟一研究之。未有不沈憂若不可終日者。憂時之士。拳拳於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實自此問題發生也。吾敢信懷憂國之心。而友希望滿洲立憲者。必由於未了然此問題之眞際。故顚倒至此。吾雖不學。深欲以所聞諸師友者。轉語我國民。有能聽吾言者乎。

今日世界各國。其種族問題。未能解決。以致政治現象。終無起色者。舍中國外。鮮見其例。今舉一頗相類似之國而語其歷史。使曉然於種族軋轢。政治決無由改良。庶幾由觀人而反省吾言。或易進也。今請與公等言墺大利之歷史。以下所言。取材於米國學者羅威爾政府及政黨論第四編也。

墺大利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頒布憲法以來。爲立憲君主國。雖然所謂立憲。徒有其名而已。語其實際。則其政府其議會其政黨其國民。皆互相水火。不可終日。政治之錯亂。未有甚於此者。而語其根本之理由。一言以蔽之。種族之

軋轢而已。墺地利諸族之人數。據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調查。其表如下。

獨逸人	八、四六一、五八〇
質克人	五、四七二、八七一
波蘭人	三、七一九、二三二
羅西尼亞人	三、一〇五、二二一
斯威尼亞人	一、一七六、六七二
伊大利人	六七五、三〇五
羅亞諦亞及西布人	六四四、九二六
羅馬尼亞人	二〇九、一一〇
其他	四三〇、四九六

墺大利民族之複雜如此。更詳考其政治上之生活。則各民族勢如水火。不惟欲脫他種族之抑制。且謀凌駕他種族以獨占權力。其中如獨逸人。以爲墺大利本獨逸

民族之國家、懷抱獨占之野心。然同族之中。而改進黨與僧侶黨分離。改進黨中。亦復內訌、勢力減損。不遂所志也。至於質克人、人口最多、而分新舊二派。舊派主溫和。欲葆其貴族之意見。而新派則懷民主之希望。後起以執牛耳。其所計畫。殆如匈牙利之於墺大利。雖國家瓦解。所不恤也。至於波蘭人。則贊成政府之政策。而與他族不相下。伊大利人及南方斯拉夫人。則日汲汲於相互之爭鬪。及對於獨逸人之爭鬪。一國之中人民各顧其本族而不顧國家。水火交訌。日無寧晷。竭種種政策。以謀解決。無一不歸於失敗。羅威爾論之曰。欲解決此問題。不外二方法。其一。創設中央集權之政府。獨逸人專攬權力。宰制一切。壓制他族。不使復伸。然獨逸人之內部時復潰裂。安有成功之希望。其二則分裂帝國。而諸種族組成聯邦。雖然欲實行此方法。無異五六兒號泣喧騰以爭徑寸之餌也。故欲卜知墺大利之將來。徒勞而已。嗟夫。墺大利非所謂立憲君主國耶。而因民族軋轢之故。立憲政治已成痿痺。果何故耶。小野塚喜平次曰。一國家由一民族而成。則國家之利害與民族之利害常保一致。而無虞其相背。一國家由二種以上之民族而成者。欲其國家之利害與各民

族之利害能相一致不可得矣於此之際若其各民族其自覺之度高且勢力之差異少而利害互不一致則吾民族必先以本族之觀察點而判斷政治而以國家全部之利害置於第二位此傾向固不可免也而所謂國家之行動亦不能平等以視各民族此亦不可免之傾向也何則國權之掌握者亦屬於國內之一種民族其不能超然於民族的見解之上固也此眞深切著明之論矣試觀墺國非無政黨而多以民族之名爲政黨之名如所謂獨逸國民派伊大利派波蘭土派等是已非無國會然不過爲民族軋轢之反影非無政府而國中甲民族引以爲友乙民族引以爲仇乃至地方議會亦成民族交訌之戰場非無帝國憲法而人民已不以國家爲共同之目的乃以民族爲共同之目的彼謂立憲足以融化種界者迷信一紙之空文而不根諸事實曾亦思墺國自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以來久已享有立憲政體之徽號乎

括上所言其論據可以一語蔽之曰民族不同同爲國民者國家之利害與各民族之利害相反故各顧本族而不顧國家至其解決之方法（一）則互不相下而至於

分裂(二)則一民族專攬權力而以壓制他族為治夫如是之國家而欲其政治現象得以改良發達能乎不能故吾敢斷然曰種族問題未解決則政治問題必無由解決也。

夫種族與政治之關係既如此而新民叢報乃曰。「種族不同、必非不能立憲之原因不能立憲、必非種族不同之結果、」(見該報第四號四十一頁)噫。此中關係。該報記者曾一研究之否耶。夫各國不能立憲之原因誠有非由種族不同之故者然此由其國本無種族軋轢問題故耳若有種族問題尚未解決則必為不能立憲之大原因且即使立憲不過其國中有一種之法律名憲法耳其無實力眞利證之墺國班班可見矣該報記者而尚敢誹毀種族革命也。必須取上之史事理論。一一辨駁。更相討論。如其不能則速箝汝口。毋作惡聲也。

(附言)該報記者但知謾罵民族主義而已。於政治與民族之關係。尚未夢見也。試觀其所下種族革命定義云。「民間以武力而顛覆異族的中央政府之謂也、」(見該號第四號第六頁)尚有「異族的」三字。可聊以自解。乃下文即云。「人民以武力

顚覆中央政府之概念、與變專制爲立憲之一概念、果有何種之關係」全上夫删去「異族的」三字則所謂「人民以武力顚覆中央政府者」不過政治革命之概念而非種族革命之概念乃以下即順此以立言不過成爲革命不可顚覆政府之論文而已雖爲文累萬言直可謂無一字涉及種族革命也（該報記者謂我研鞫彼文有如酷吏。請讀者平心觀之。吾曾有一語誣彼否。）

至其論種族不同必非不能立憲之原因。自謂用類同法差異法。呷叱哂甲乙丙塡寫滿紙。眞令人大笑冠纓絕者。今語之曰。論理學者形式之學也。非實質之學也。凡行文者必不可背論理之形式。然不必自表示曰我用某種論理式。何則。全文無一處不當遵守論理式者。若一一表示。則變成論理學講義矣。須知行文而背乎論理則必誤。不待言。然徒不背乎論理而已。則徒形式無誤耳。未必實質遂不誤也。況該報記者并形式而亦誤耶。統觀全文。除謾罵民族主義外。無一語窺見眞際。噫。休矣。以之自欺可耳。欲以取信於人。不亦難乎。

又案種族與政治之關係。政治學者所專科研究者也。米國學者羅威斯政府

及政黨論中言之甚詳。此篇少有徵引。他日更當譯述全豹。此問題於今日之中國。最爲切要。深願讀者毋忽。

如上所言則種族問題未能決者政治問題必無由能決故欲爲政治革命者須同時爲種族革命蓋因異族壓制而主張民族主義因實行民族主義而爲種族革命此一定之原因結果之關係也而種界不革命則政界亦終於不變故二者常相緣附不可支支節節而爲之此吾立說之根據也

吾之根據已定。次當研究者則爲今日之中國其政治現象與種族現象之關係如何。

研究此問題。第一。須問滿洲與我民族果同族類與否此吾於民族的國民篇中。詳言之。滿洲人乃通古斯種。與我民族殊類。不必深辨。然新民叢報尙爲之辨曰。愛新覺羅一家、其自有史以來、與我族殆無血系之相屬、吾亦承認之、若其最初果有關係與否、則今未得證明、不能確斷、就令此一家者、自始與我無緜毫血系相屬、然亦限於彼一家耳、不能以概論滿洲全族、其他之滿洲人、則自春秋時齊

燕與山戎之交涉、秦時王莽時三國時人民避難徙居遼瀋者、其數至夥、歷史上斑斑可考、然則謂凡一切滿洲人皆與我毫無血統之關係、吾斷不能爲絕對的承認也、（該報第四號第十九頁）

噫。論民族之消長者重歷史民族此久有定論不待吾之詞費也章君炳麟駁康有爲書曰。「近世種族之辨以歷史民族爲界不以天然民族爲界藉曰天然則禘祫海藻享祧蝯蜼六洲之氓五色之種誰非出於一本何必爲是聒聒者」然則論吾族與他族之辨者若語其遠則西來之說至今尚未定論即有發明亦不過考古學之資料而已無預政治事也若語其近則二百六十年來滿洲與我族涇渭分明該報記者雖有百喙能爲之辨乎認賊作父舍汝保皇黨人外無是敗類也然該報記者持之尚不堅故又言曰。

夫滿洲自二百餘年前、不能認之爲與我同族、此公言也（該報第四號五十一頁）

然則彼一人之私言雖自附於滿洲而尚知以滿洲爲異族乃天下之公言也如是則滿洲之爲異族可云論定也

第二須問滿洲前此是否同化於我。吾於民族的國民篇中。有云。滿洲人欲不爲我民族所同化。且欲迫我民族爲所同化。所舉證據。皆當時朝論。纂成官書者。此固滿洲人所樂於承認。即媚附滿洲人者。亦所樂於承認也。於是該報記者亦曰。

凡其所舉者。亦吾所承認也。（該報第四號五十一頁）

然則滿洲前此未嘗同化於我。此亦該報記者所承認者也。則此點亦可云論定也。

第三須問滿洲邇來是否同化於我。民族的國民篇中。已詳之。（本報第一號二三頁）而該報記者亦謂百年來滿洲人之語言文字住所習慣宗教。皆同化於我。然吾尙有最强之論據在。則謂民族不同而同爲國民者。其所爭者。莫大於政治上之勢力。政治上之勢力優者。則其民族之勢力亦獨優。滿洲自入關以來。一切程度。悉劣於我萬倍。而能久榮者。以獨占政治上之勢力故也。（本報第一號二四頁）然則吾之意以爲滿洲雖一切同化於我。而政治上之勢力。尙爲所獨占。則終立於征服者之地位。終能爲我患。終能使我民族被同化於彼。該報記者而欲駁我說。則必不認此前提而後可。乃不料其悍然曰。

此前提亦吾所承認也（該報四號五十二頁）此語亦吾所大略承認者也、（該報第四號五十六頁）嘻。該報記者亦知認此前提耶然則此點論定矣然則今後該報記者尙敢謂種族與政治無關係則又成自相挑戰矣

第四須問滿洲立憲是否欲鞏固其政治上之勢力此問題實全文中最重要之點也。吾之言曰。「彼今者欲鞏固其民族仍不外乎鞏固其政治上之勢力由是而有立憲之說」（本報第一號二四頁）而該報記者則絕對不承認此語。故每承認吾一前提輒附以數語云。「此適足以證吾說之正確而不足以證彼說之正確。」由其最終之斷案。與我絕對相反也。吾今將引伸前說。以正彼說之妄。吾前說有云。「吾今想像一至美盡善之憲法而語其效果曰。此之憲法使滿漢平等。滿漢相睦。如是則一般志士。一般國民所喜出望外而心滿意足者也。」（本報一號二四頁）此數語辭氣明顯。指憲法之條文也。指憲法發布時國民之感情也。夫使徒曰條文而已則墺大利之憲法（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發布）其第一條曰凡於帝國議會有代議權之諸王國及爲各邦之臣民者一般有墺大利國民權第二條曰凡臣民於法律上爲平等以條文之效果而論宜

使其國內諸民族耦俱無猜享平等之地位矣而徵諸實際乃與其條文正相反對若是者何也種族問題尙未解決立憲政治安能運用於是煌煌之憲法法典遂歸於死文徒法而已夫墺大利之立憲國民經幾度之流血革命然後得之而其不足用也猶若此況該報記者之希望滿洲立憲乃欲以今日勸告明日要求而遂得之乎下以虛求上以虛應一紙之空文彼滿洲人何所吝而不與於彼實權無所損而徒使我國民醉文明之虛名忘噬臍之實禍此吾所以謂從此滿族遂永立於征服者之地位我民族遂永立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者也墺之民族軋轢由於各不相下至於今日欲各族分立而不能欲一族專權而又不能故困難至此若滿洲立憲則并此困難而無之何也二百六十年以來彼族專秉大權淩制他族莫敢與角今者秉大權以定憲法假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此即該報所謂變相之開明專制也）順康雍乾累代相傳之秘訣至此更保守而進步蓋曩者猶有專制之嫌人心未寧也今則居然爲立憲君主國襲文明之徽號外以誇示於隣國內以鼓舞其民心皡々熙熙歌頌太平漢人之心由是而死滿人之策由是而售排漢之政策假大權之命令以出之名正言順

誰敢腹誹者然則主權未從滿人之手而移轉於漢人而復任令滿人秉大權以立憲則眞欲使滿人永立於征服者之地位者也讀者思之吾所舉盜縶主人之例（見本報一號二五頁）有毫釐之不當乎雖然此猶想像一至美盡善之憲法以立言也實則此至美盡善之憲法祇存於想像而決不能見於實際此吾前文已論其理由一曰憲法者國民之公意也決非政府所能代定二曰今之政府異族之政府也彼懼其族之孤而虞吾之逼乃爲是以牢籠我（詳見本報一號二五頁）是故想像中之憲法決無由實現又可斷言也吾前文之立說大略如此乃觀新民叢報之所以駁我者則何如其言曰

吾讀至此方急欲盡聞其言聽有何等之說明乃不料讀至下方則滿紙仍復仇之說而政治上之趨勢乃不復論及也（該報四號五三頁）

嘻目眯耶抑僞爲目眯耶自欺欺人之心路人皆知矣夫吾之所言固詳於政治上之趨勢而略於復仇之言論然復仇論固亦有眞理且亦我國民因於境遇自然而有之心理也今引申前例以說明之譬有大盜入主人家據其室廬縶其父母兄弟而盡奪其所有則爲主人者義當何如吾以爲必當出死力捕獲此賊解父母兄弟

之縛箕厥居盡復所有然後爲達其目的此固復仇之手段抑亦當然之理也然使有勸之者曰。汝與盜角擾及鄰人。彼鄰人者。將不汝容。盍姑與盜敦睦誼乎。此則可謂不入耳之言也夫復仇之目的在盜非在鄰也復仇之際深加注意不擾及鄰舍則可告無罪矣彼豈能無端干涉果其如是則亦吾仇耳此惟足堅復仇者之志決不足以餒其氣也吾舉此例。殆如米帛水火。人人所不以爲非者也。而排滿則正與此例相合滿洲人奪我漢人之土地而以漢人爲奴虜爲漢人者唱復仇主義期光復故物爭回主權此正我民族必當有之心理也吾鄰與吾仇固有別矣吾固不因復仇之故而擾其鄰吾鄰亦豈能因此而擾我也耶該報第四號。有駁寄生之文。吾之所見。不知與寄生所見有殊否。故不於此代答。然該報所主張者。爲革命足以召瓜分。本報已有專論辨之。將於次號供讀者之快覩。故於此問題不復詳之。質言之則種族上不平等政治上不平等者復仇之原因也種族革命政治革命復仇之結果也譬有橘於此自其顏色而言則指之爲靑。自其形狀而言則指之爲圓。自其味而言則指之爲辛。革命亦然自其驅除異族而言則指之爲種族革命自其顚覆專制而言則指之爲政治革命自其戮逐讎仇而言則指之爲復仇蓋革命之原因結果至繁當分數方面以研

究之該報記者日日謾罵復仇主義嗟夫以忘心事仇之人而聞人言復仇宜其格格不相入也

該報記者旣未嘗爲一言以駁我說乃復演其推定之故技其言曰

推彼所以致誤之由不外誤認皇位與政治上勢力同爲一物不知立憲之國皇位固政治上一部分之勢力所從出然皇位以外尙有他之政治上勢力存於國民自身國民於政治上行自由競爭其政治能力高度之民族必能占政治上勢力漢人政治能力優於滿人故誠能得正當之立憲政治則漢滿兩族孰占優勢不成問題者也（錄該報四號五三頁至五六頁之要點）

然則該報記者殆以爲滿洲人果能行正當之立憲政治也吾告該報記者汝勿存此妄想汝望滿洲眞能立憲殆較望天下之人皆入保皇黨尤難萬倍以吾所見滿洲之揚言立憲不過欲鞏固其政治上之勢力而已不過排漢政策之妙用而已欲證吾言先擧理論次擧事實

吾立說之根據以爲滿洲民族與我民族利害相反寧顧其本族不顧中國何以知

其然也蓋漢人之利滿人之害也滿人之利漢人之害也民族的國民篇中列舉滿洲人之利益特殊於漢人者此由清朝制度滿漢不平等故也今果欲立憲則不得不言滿漢平等然則使滿洲人下躋於漢人耶則前此特殊之利益一旦盡失之此滿洲人之所大不利也然則使漢人上跂於滿洲人耶則滿洲人所享利益一旦與漢人均分之終至於無特殊之可言此亦滿洲人所大不利也滿洲人雖愚肯自棄其利益耶國家者箇人之團體也箇人者國家之分子也國家有利人民亦受其利國家有害人民亦受其害故人民之利害與國家之利害能相一致若夫國家所以爲利者甲民族以爲於已有利乙民族以爲於已有害則民族與民族之間先起競爭而置國家於度外必然之勢也國民平等誠中國之利也而無如乃滿洲人之大害彼入關以來社會上之文化已薰沐漢人之唾餘矣然因把持政治上勢力之故得享特別之地位而不與漢人爲平等之競爭其能久存者以此今日者政治上之大權猶在其掌握乃因漢人勸告要求之故 此該報記者唯一之手段也噫如所云眞可謂天下無難事矣 而拋棄權利降而與漢人立於平等之地位以從事於自由競爭是直欲自滅其種而已滿洲人

雖愚肯因漢人勸告要求之故而自滅其種乎質而言之滿洲人非不畏中國之亡蓋中國若亡則彼族亦無立足地故也然彼因欲保彼族故欲保中國設因保中國之故而至於滅其本族則彼寧舉中國以贈朋友耳然果如該報記者所云「滿漢平等行正當之自由競爭」則直是使之自滅其種而已何也社會上之文化已無復存政治上之勢力又復失墜尙欲以蕞爾之醜類塊然自存能不隨紅夷黑蠻以俱盡耶彼滿洲人不能爲工商業而爲官吏爲兵戎乃其唯一之生活此順治以來欲使彼族專占政治上之勢力所定之政策也曩者滿洲人居特別之地位不患無爲官爲兵之途故常有以保其生活今欲於政治上與漢人平等則漢人數四萬萬滿人數祇五百萬尙望得享政治上之生活耶夫工商業乃彼祖制不許其爲之者即使此後許其爲之然彼滿人由森林之生活而享政治之生活已數百年其腦海中可謂無一毫之商智其習慣中可謂無一毫之商才於此而欲與漢人爭工商業上之生活猶稚子與壯夫競也夫工商業上已無滿人之地位而政治上又以五百萬人與四萬萬人爭是眞可一言以蔽之曰自滅其種無他道也故該報記者所云

無異授人以刀而使之自殺也何也使滿洲人行正當之立憲政治即無異使之自滅其種也夫使我漢人張其勢力奪回政權彼滿人豈無滅種之一日然欲滿人自滅其種則無異欲使康有爲解散保皇會也

該報記者亦自知其說之不完也乃復支離其詞曰

中國今日舉國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無別享特權者、即如某報所擧滿洲人於公權私權上間有與漢人異者、然其細已甚、（該報四號五八頁）

噫讀該報此數語而不憤火內炎拍案大叫不齒該記者於人類者必非中國之人也本報所擧滿漢不平等之制度乃據大淸律例皇朝通典東華錄諸書乃當時朝諭勒爲定章者也夫私家紀述其足以令人髮指眦裂者不可縷數本報皆不暇擧者慮彼之狡展也若夫官書所載則滿洲人先自承認從而媚附滿洲人者亦不能不承認此皆鐵證無可脫卸者該報記者亦知不能脫卸則藐然曰「其細已甚」嗚呼該報記者之意欲使滿人盡屠我漢人不留隻影於大地然後乃快於心耶吾今語該記者當日汝祖汝宗呻吟輾轉於刀俎之時汝下筆時曾一念及乎當日我漢

人肝腦塗地流血被野孤兒寡婦氣絕聲盡之時汝下筆時曾一念及乎因滿漢不平等之故而漢人憔悴於虐政之下滿人安坐而吸漢人之膏血已二百六十年矣汝下筆時曾一念及乎何來梟獍乃作此語吾今日斥汝殊汚吾紙墨也

該報記者又爲狡卸之詞曰「已屢經變遷而非復其舊」吾欲尋其所謂變遷者何事則彼固嘗言之。如所云「兵權則自洪楊一役以後全移於湘淮人之手而近今則一切實權皆在第二政府之天津又事實上之予人以共見者也」（該報四號五一頁）然則彼之意以爲政權兵權皆參用滿人也然此固本報第二號民族的國民論中所已駁者（第五頁至第十二頁）滿洲不能不用漢人者勢也爲治漢土之故而不能不用漢人爲用漢人之故而不能不駕馭漢人故以本族居最上級握最大權而漢人不過爲其奴僕供役使耳故彼之政策乃在以漢人治漢人古詩云「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滿人之以漢人治漢人所謂以豆萁煑豆者也豆萁與豆誠爲同種無奈煑豆者之不恤何噫今日之執政者身雖漢種心已滿奴正與該報記者乃一流人物又烏可以之爲自慰耶要之主權一日尙在滿人之手則種族

問題一日不得而解決也

該報記者又謂我國二百六十年來非貴族政治（見該報四號四十五頁）夫貴族者對乎平民而言一國之中若國民平等則無貴族之名詞雖近日立憲各國尚有留貴族之餘孽者然原則上爲國民平等若今日中國則滿人漢人分兩階級滿人之爲貴族彼朝家定制固如此也滿人以貴族之地位而握政治之大權故吾指爲貴族政治至於貴族政治之組織有數人合議者有擁戴一君者今亦不必詳述但問今日之君主是否即貴族中之一人如其是也則貴族之意思即君主之意思也君主與貴族既爲一體則貴族之利害亦即君主之利害也中國今日之貴族爲滿洲人而今日之君主亦滿洲人滿洲人非用排漢政策則不能自存既如上述則君主亦豈能無此意思乃該報記者謂「君主之地位認立憲爲不利於其身及其子孫而因以不肯立憲則誠有之謂其以滿洲人之地位而認立憲爲不利於其族而因以不肯立憲焉則深文之言非篤論也」（該報四號四十六頁）我故曰彼於種族與政治之關係未嘗夢見也

以上層層駘駁皆所以證明滿洲人之言立憲不過欲鞏固其政治上之勢力且以

實行排漢政策苟無有能難吾說者則吾之理論爲不可破今更引最近事實以證吾言之非誣蓋滿洲之排漢政策二百六十年如一日其最近之現狀狡謀長算極爲深遠舉其顯着之一例言之。

一曰敎育權　滿人近日專持漢人學堂日少旗人學堂日多之政策其第一着手在於北京據最　調查表如下。

大學堂	約五百人
實業學堂	約二百人
譯學館	約三百人
進士館	無定數
順天中學	約百餘人
五城中學	約百餘人

合計不及二千人此爲各省及八旗人數均在內。

至於八旗學堂(一)將從前官學改良者(二)新設者合計共四五千人以上。

據上觀之北京爲首善之區各省高等人材所萃而以其數與八旗學堂人數相較懸絕若此最近之趨勢亦可見矣而把持其事者爲滿人榮慶北京之初設大學堂也以張百熙筦其事張好名汲引人才多踔厲議論無忌諱滿人忌之有以蜚語搆昭之者張大恐時榮慶新得寵張乃請於太后以榮慶與己同筦學藉以自問且有滿人同事足以釋衆疑也榮慶固持排漢政策者旣筦學務動輒掣張肘事不先稟命輒拒畫諾雖小事必靳之然榮慶終以不得獨行其志爲憾乃議設學部置尙書一人冀專其權然學部之設去年五月而議定至十一月而始實行者何也蓋其時榮慶方任戶部尙書爲一己之私囊計則戶部爲豐爲抱持之政策計則學部爲宜躊躕二者之閒不知所可終乃決計專任學部以實行其政策此事北京城中人人能知之能言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者也彼族知非教育不足以自存而又慮漢人日進於文明將不利於己故爲是政策冀滿人日智漢人日愚此爲從根本處下手彼今以北京爲起點各省尙未受其影響然學部之勢力日强則其政策亦日推而及遠後慮寧可設想謹告我國民須知滿政府教育之大方針在排漢政策

也。

二曰兵權　順治以來滿人專握兵權民族的國民篇中已詳論之洎乎今日練兵處祖述其先人之政策變本加厲鐵良良弼實主其事其所計畫者第一在練旗兵八旗朽窳日久今謀振刷而一新之純用新法教練期以十年盡成勁旅彼固未嘗諱言之也第二在收天下兵權萃於京師此策非旦夕可盡行然彼目的已定其進以漸先擬於東三省著手與趙爾巽協議未調聞將有大變動噫此策進行彼爲刀俎我爲魚肉漢人無噍類矣第三在練將良弼平日抱持之主義以爲天下兵雖多不足畏而將必當以滿人爲之今日八旗所憂不在無兵而在無將而漢人之可慮亦不在兵數日多而在將才日出誠能使天下之兵皆以滿人將之則如以牧者馭牛羊雖悉漢人以爲兵皆供我驅策而不足爲我患也良弼所抱持之主義如此而鐵良實行之近設貴胄學堂其宗旨在同陸軍大學之程度原定章程惟宗室八旗親貴子弟乃得入學其後欲掩人耳目乃增設一條云三品以上實缺大員之子亦得入學其實三品以上實缺大員之子非京堂亦道府矣彼之設此條眞狡猾也而

各省武備學堂其程度不逾佐尉十年之後軍旅統帥必皆滿人可豫期也噫彼等此策殆高出乃祖順治康熙輩遠甚彼祖宗畫策在側重八旗減削綠營然此必須天下無大故乃可設使四方兵燹則八旗駐防勢不敷分布故嘉慶川湖陝之役已不能不參用鄉勇咸同之際更不能不重用湘淮軍彼祖宗設計雖毒終有失算也而今日滿人之政策則保其固有益以進化但求將才悉出於彼族則雖籍四萬萬人以爲兵於彼族兵權無絲毫之損失也英人之於印度即用此政策滿人從而效之漢人充行伍滿人總師干率漢人以殺漢人猶是煑豆燃豆萁之方法殺人億兆流血成河皆漢人自相屠戮而已滿人安坐而指揮泰然不知兵革之苦也嗚呼漢人思之吾輩或及身而被此慘刼即不然亦使子孫被此慘刼哀我漢人乃日望滿漢平等凶年思食肉糜何執迷若是耶

以上所言皆最近事實也起點於今日成功於十年以後我輩試游北京但聞排漢主義之聲洋洋盈耳六部司員每部候補者千餘人滿漢司員見面不交談滿人之爲政者專斷一切無所顧忌而漢人承意旨惟謹此眞立憲之政治現象也端方者

立憲的排漢主義者也其主義以爲未立憲以前滿人所爲漢人忌之政策之運用難收良果一旦立憲滿漢一家之名已入於人人之腦中而排漢政策運用於無形吾輩目的乃可終達方其入京師也袖憲法草稾以示政務處大臣鹿傳霖見而歎曰「若是者即憲法耶然則亦安用此爲」嗚呼尸居餘氣之鹿傳霖何微言之雋永也賢於新民叢報記者遠矣蓋鹿傳霖固功名富貴中人也然已饜於功名富貴身安而國危故偶然之感慨而流露其天良中之至語若夫方以功名富貴爲目的而以死力求致之者則此種發自天良之語認爲於己之目的有妨宜其捫舌也至於以捫舌爲猶不足達富貴功名之目的乃至大倡違心之論以惑人聽聞其操術更巧矣不然彼人之才識豈不勝於鹿傳霖乃鹿傳霖所能見到者而反昧乎吾知其必不然矣彼人今已不可與言但深願愛國之士一味鹿傳霖之言而憬然也

夫稽之理論則如此徵之事實則又如此然則滿洲之言立憲不過欲自固其政治上之勢力可斷然無疑矣然則我國民之希望滿洲立憲又何爲者也

夫希望滿洲立憲其爲妄想固不待言乃至更有希望滿洲開明專制者可謂妄之

又妄者也希望滿洲立憲其利害已如上述則希望滿洲開明專制殆可不辨而自明乃新民叢報津津樂道之且根於法理以立言本報第四號已辭而闢之矣及觀該報第七號則又遁於事實問題夫若自事實以立言則破之尤易何也若如該報所言望滿洲政府以開明專制則是以法蘭西之拿破崙第一普魯士之腓列特列望今日之太后也以管子商子加富爾俾斯麥望今日之慶親王榮慶鐵良瞿鴻機等也此其擬不於倫可笑孰甚雖童稚亦將唾其面矣

總上所述以簡單之語括之曰今日中國之種族現象乃滿族壓制漢族而此兩族利害相反不能並存故政治現象亦無改良之望不解決種族問題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也

夫希望滿洲立憲者非以爲滿洲立憲乃救國之唯一方法耶如吾所言則其相反如是然則公等之希望殆嗒然盡喪矣我既滌除公等之舊希望乃更進公等以新希望請公等先割棄希望滿洲之心事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可信者同胞之民族而已我民族欲解決中國存亡之問題當行種族革命政治革命蓋上述種種困難

種種危險之事實皆待革命而立解決也。

(附言) 新民叢報之反對本報主張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同時并行也。其第四號所言。祇謂革命不可顚覆政府而已。(上文已斥之) 其第七號所言。祇謂種族革命爲國家成立之不必要。(見該號三十一頁) 此眞如小兒牙牙學語。舌尙未調者也。吾此文述種族與政治之關係。未知該記者尙作何語。若不能荅辨。而此後尙敢詆諆民族主義。則眞可謂甘心賣國。對於漢族。爲叛逆之凶豎。對於滿族。爲旣被斥逐。復求媚附之家奴。不當以人類視之。若此後若敢勸告滿洲政府開明專制。則眞可謂自殘同種。以媚異種。甘作煑豆之豆萁。尤不容汝覥然立於人世。

又該記者謂主張種族革命。與共和政體。相緣而不可分。而共和政體。爲今日中國所萬不能行。以今日之國民。無共和國民之資格故也。此該報第三號及第七號所主張者。其自法理以立言者。則不外波倫哈克之說。而吾已辨之於前。(見本報第四號) 該報記者失所根據。乃覥然曰「吾無爲波氏作辨護人之義務」此

言醜極矣。乃又支離其詞曰。「論者難波氏說。取吾所徵引者。全行抹煞。一字不駁。而惟取吾所不徵引之主權論駁之。（見該報第七號三十九頁）夫駁他人之議論。須叩其根據。然後非枉費筆墨。該記者必欲人學其隔靴搔癢淫啼涙哭乃爲能據勝算耳。試觀本報第四號第六頁云。

總括波氏之大旨。以爲國家之目的。在以平衡的正義。調和社會利害關係之衝突。君主在利害關係之外。故足以調和。人民則自爲利害關係人。未有能調和者也。然問君主何以能在利害關係之外。則謂君主之人格。即國家之人格。而人民乃國家統治之客體故也。此波氏之根據也。

觀右數行。吾之說。與論者所引波氏之說。針鋒相對。凡讀者所共見者也。吾以下即紹介學者之公論。以痛駁波氏此論據。而該報記者乃謂吾「一字不駁」。自欺乎。抑欲欺人乎。該報記者又自謂「對於波氏之說。惟采其近於事實論者。」（該報第七號三九頁）然該報第三號第十一頁譯文有云。「共和國者於人民之上別無獨立之國權者也。故調和各種利害之責任。不得不還求之於人民自己之

中」波氏此言乃推定的也。所以爲此推定者。以彼采國家客體說故也。吾從此點著想。復參考波氏所著國家論。摘錄其要點於報端。(見本報四號第五頁)然後乃對之爲駁論。而該報記者乃謂「一字不駁」。所謂遁辭知其所窮者也。

吾前文已排斥波氏之說。乃進而主張曰。凡國家機關皆有調和人民利害衝突之責任。不問其搆成機關者爲單獨制(如君主)抑爲合議制(如議會)也。至於文中略引耶陵危氏拉攀氏之說。以爲此二氏之說。皆非波氏所能難耳。吾未嘗於二說之中。斷言當采何說也。而報該記者。無端而詰責拉氏之說。無端而引申耶氏之說。此眞所謂「自言自語」。於他人無關係者也。顧所最奇者。該報第七號第四十頁有云。

近世之共和國有三種。一曰國民直接的共和國。二曰代議制度的共和國。三曰直接代議參用的共和國。(美濃部達吉國法學第一二二頁)其在第一第三種。國民全體直爲最高機關。不辨自明。其在第二種。則以議會爲最高機關。似屬例外。不知此原則雖緣代議制度而變其形。不緣代議制度而喪其實也。

嘻。該報記者不知東文。乃至於此耶。前日之譏。吾已斥之。以爲今後若復爾爾。則無辨駁之價值。乃該報記者。又復如此。本報置之不理。然彼放縱卑劣。借他人之術語。飾自己之顏面。以希冀見惑於人。不可不取而痛斥之。使讀者知該報無復有絲毫之信用。亦未嘗非誅佞之一道。此吾所以不能已於言也。試檢原著觀之。該報記者所譯正與原著相反。原著一一九頁以下云。共和國有三種。(一)寡人的共和國。(二)貴族的共和國。(三)民主的共和國。而民主的共和國。更分三種。(甲)有國民總會之民主國。(乙)純然代議的民主國。(丙)有直接民主的組織之代議的民主國。列眉分目。粲然分明。而該報譯文。乃謂「近世之共和國有三種。一曰國民直接的共和國。二曰代議制度的共和國。三曰直接代議參用的共和國。」以文字而言。該報明謂「近世之共和國有三種」。然則乃譯原著第一分類也。然該記者雖奇謬。亦不應至此。(吾文平情若此。該記者倘得謂吾酷吏乎。)以意義而言。殆指原著第二分類也。然既指原著第二分類。則當曰「近世之民主的共和國有三種。」不當汎云共和國也。該記者殆但翻原著一二一頁。而未見上文。

故成此大錯今日以後尙望得讀者之信用乎且原著云「有國民總會之民主國」而譯爲「國民直接的共和國」於義爲不通原著云純然代議的民主國」而譯爲「代議制度的共和國」刪去「純然」二字失其範圍於義亦爲不通原著云「有直接民主的組織之代議的民主國」而譯爲「直接代議參用的共和國」於義又爲不通今日以後尙望得讀者之信用乎然此猶文字之不可通耳彼尙有大謬不可瘳之點按原著一二二頁云

純然代議的民主國者謂於代議會行國家統治權之全部者也代議會者爲國民之代表機關而行統治權者也國民雖不失爲國家之最高機關然國民非自行統治權國民之行爲唯限于選擧行爲而已代議會則於國民之名行實際之統治權如美國法國其最重之實例也

右之文義明顯若此蓋就民主的共和國而論則總國民有爲國家之最高機關之地位（該記者以爲吾全忘卻此語然彼僞目眯耳試撿本報第四號第九頁第六行觀之即知其僞）然就民主的共和國中第二種之純然代議的民主國而論則如上所言此吾前文所以謂在法國在美國

第伍號

政治學上國法學上皆國會爲國家之總攬機關也。至於第一種。於今日。唯瑞西之二三小州。於第三種。唯瑞西聯邦及聯邦內之各州。美國之各州。皆極小之國。羌無足論者也。而該報記者乃謂「此原則雖緣代議制度而變其形。不緣代議制度而喪其實。」措語之囫圇。殆如八股之油腔滑調。眞所謂蚍蜉撼大樹者也。

以上所言。因該報妄談法理。以攻吾前說。故反駁之。然該記者又豫作退步。支離其詞曰。「吾自初之與排滿共和論宣戰也。以事實論。非以法理論也。」（該報第七號三七頁）夫若自事實論以立言。則破之尤易。蓋該報記者所主張者。不過謂中國國民無爲民主立憲國民之資格而已。迨吾說已辭而闢之。則又狡卸其詞曰。「我所云者。謂今日之國民耳。若夫國民之有立憲的共通精神。則吾所承認矣。」（節錄該報第七號文之要點）夫該記者既承認我國民有立憲的共通精神矣。則民主立憲非我國民所不能致明矣。至於該報記者謂今日之國民未足以語此。然則該記者何以又主張君主立憲。然該報記者必曰可以開明專制爲君主立憲

之豫備則吾亦曰可以國民約法爲民主立憲之豫備然則該記者與吾相異之點不過彼以立憲之事業望之滿洲我以立憲之事業望之國民耳而希望滿洲立憲之必不可旣爲此文所痛辨矣

該報記者又謂「立憲共通精神今日中國與彼所異者精粗之問題也即論者所謂程度問題也共和特殊精神今日中國與彼所異者有無之問題也即論者所謂性質問題也」（該報第七號十七頁）噫愚妄至此某君演說謂該記者未嘗知立憲之意義誠非虛語矣今爲圖以示之

立憲政體
- 君主立憲政體　如英國日本普國是自法理言之則當曰君權立憲政體
- 民主立憲政體　如法國美國是自法理言之則當曰民權立憲政體

上表明白如此而該記者乃以立憲與共和（即民主立憲）爲對待之名詞眞可謂囈語矣至於國民之精神亦爲圖以示之

國民之立憲（君主立憲民主立憲者在其內）精神
- 共通精神　詳言之則曰各國共通之精神
- 特殊精神　詳言之則曰各國特有之精神

第伍號

如上所表示則共通精神各國國民所當皆有者苟其無之則不能立憲我國民固已有之此吾前文所已言而該記者所已認者也若夫特殊精神則各國不必相師如吾前文所舉日本萬世一系之觀念英國不必師之也英國巴力門之觀念日本不能學之也吾前文所云「不必強學英法美非唯不能學抑且不必學」即指此也乃該記者既以共和立憲爲相對之名詞又以共通精神特殊精神混之一團而以難我蚍蜉撼樹之技又出耶

該報記者聲聲言要求吾前文詰之曰汝何所挾而要求乃該報第七號六十頁答云「要求政府之能力尚且不有顚覆政府之能力更何自來蓋此兩種主義皆無非以武力唯一之聲援而要求政府所需之武力其分量極少顚覆政府所需之武力其分量無限也」此種似是而非之言最易惑人不可不取而痛斥之也彼既言要求亦須武力吾今問其武力爲何種爲革命軍耶則該記者所塞耳不敢聞者也爲不納租稅耶此該記者所津津而道者（見該報第四號）然欲不納租稅不可無革命軍以爲豫備不然政府以一二狠差悍弁何所求

而不得譬如盜入人家而該記者乃語其家人曰愼勿與以財帛此眞童騃之見耳爲暗殺耶此尤該報所稱爲最後之武器者（亦見該報第四號）然暗殺者不過革命事業之一端非革命全副事業皆在於此也即以虛無黨而論彼有革命黨本部支部分屯各地而黨中有決鬪團有司法委員至於暗殺事業乃其黨一部分之職司而已以最近事而論去年聖彼得堡常有政治上之要求男女萬人各易新衣捧表詣宮門以呼籲俄而宮門大開哥克薩騎兵衝出鎗刃交下死者狼藉此眞要求之效果矣事後俄皇命警吏密查騎兵有刃未染血彈囊未罄者悉罪之此眞對待要求之方法矣幸而俄民豫備有素革命黨乘機待發故宮門之變一起立成巨亂俄皇卒不得已張皇讓步下詔立憲而革命黨之氣燄未少息也由是言之以暗殺而名者莫如虛無黨然彼以暗殺事業爲革命事業之一部至於要求尤其先事耳今該報記者稱揚暗殺主義而棄革命主義此眞所謂伐其根而釆其枝者也即以汝之心理言之汝昔所恨者剛毅今剛毅死矣滿廷竟何如汝昔所恨者榮祿今榮祿死矣而滿廷竟何如汝

所蓄深仇而日咒詛者爲袁世凱今袁尙在然袁雖死決可信其於滿廷無影響。也譬如大樹根本未搖其枝葉雖新陳代謝於其本體有何損傷耶夫革專制而爲立憲此何等事業乃欲刺殺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直小兒之見而已無他。人情好逸而惡勞欣於倖獲而憚於艱難締造該記者利用此種惰性所以號於衆者曰「要求政府所需之武力其分量極少」薄志弱行可概見矣凡國民之從事於革命性命尙不顧何有於計較勞力之多少耶此種議論適足以自寫其貪生惡死狥名好利之惡心事。乃快然傾吐於人前。小人之無忌憚至以爲極。

該報記者以爲「要求政府之能力尙且不有、顚覆政府之能力、更何自來」、不知要求政府與顚覆政府之手段迥然不同不能以比較而言之也凡要求政府乃以政府爲父母而乞求之乞求而不得則出其弑父母之手段此名不正言不順者也若革命則宣告政府之罪狀國民皆以政府爲仇讎而聲罪致討名正言順其不同一也該報又謂「要求不遂、繼以懲罰」、夫懲罰云者政府對

於囚人之語也囚人既爲政府所捕縛輕重生殺一如其意此政府對于人民之威力也夫要求者則人民對於政府而懲罰者則政府對於人民該報乃謂人民能懲罰政府太顚倒矣若夫革命則敵人與敵人之關係也兩軍決鬭各視能力之如何以決勝負乃兵事上之舉動非刑法上之舉動也盖懲罰者政府對於人民而用之革命者人民對於政府以爲之其地位使然也其不同二也以上所言。皆因新民叢報妄駁本報。故反駁之。所駁者爲要點。故於此附言其他支辭蔓語。則幷登此文附論之價值而亦無之。另於「新民叢報之怪狀」一門。大加蒐討可耳。

夫公等由希望滿洲立憲之觀念一變而爲希望國民立憲之觀念而奮然以向於種族革命政治革命之途此眞中國之福也吾更與公等約吾輩目的既定則今日以後吾輩之目的望其成功吾輩之性命望其失敗此言何謂也吾輩之目的唯一而已即救國是也而吾輩之性命即以救國而犧牲設有進者曰。更有一策國亦可救。身亦可保。此必亡國之言也。凡人既定初志中道參以其他之目的則其終也至

第伍號

與初志相反退化者多如是矣故非惟現在之事不介懷抱即未來之事如儒家所云餘慶耶教所云天國亦非我輩所豫期我輩所知者性命失敗之日即目的成功之日而已我輩志嚮既定則所居之地位無一不足以達吾所志殺身流血其上者也至於公等之中有爲政治家者則陰掣賊肘隱扶民力是其天職況今日政府國民之外尙有第三者耽耽焉吾友漢民之論張之洞賣礦也（詳在本報二號）有云「外之攫我路礦權也取得之後其時效未經過不得曰復淸之占取則不法之行爲也勿問何時羽翼苟成仍爲我有今直寄諸外庫而已故爲他日權利回復之難易計宜思有以遏其輕贈朋友之手段」此實篤論也至於公等之中有爲實業家者則宜求有以絕滿洲人之生計有爲教育家者則宜使國民主義民族主義普遍於人人之腦中有爲軍事家者則宜求有以盡殲彼醜類使彼所恃爲爪牙者實皆彼之仇敵如是則人各異業而皆同心如是則吾人革命時戰爭上之生活革命前社會上之生活如教育上之生活政治上之生活實業上之生活實事上之生活皆無不足以制滿人之死命以戰爭而革命者其效固著以社會上之運動而革命者其效亦匪細

而我四萬萬人無一人不能盡此義務者也是在我民族共矢之也



第伍號

煑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

縣解

社會革命者。於廣義則凡社會上組織爲急激生大變動皆可言之。故政治革命亦可謂社會革命之一種。今所言者社會經濟組織上之革命而已。故可謂之狹義的社會革命。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當並行者。吾人所夙主張者也。方將著爲長之論文備究其相關係各方面之利害。且付於其施行之各政策之得失。加以批評。使我國民咸瞭於此義。則當與政治革命並行之旨亦自明瞭。不俟別爲之論。第此其程功不得甚速。而恐未之知者議議蠭起。故先簡短言之。其詳仍俟他日也。

近日新民叢報於本誌土地國有之主張。恣爲議彈。本論實亦感之而作。然本論之主旨在使人曉然於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之理由。不專爲對彼辨論而作。故篇中皆以主張爲答辨。不與馳逐於末點也。

新民叢報所以評社會主義者要有四端。社會革命終不可以現於實際而現矣而非千數百年之內所能致。一也。行土地國有於政治革命時同於擾奪。二也。利用下等社會必無所成而徒荼毒一方。三也。並行之後。無資產之下等握權。秩序不得恢復。而外力侵入國遂永淪。四也。其前二者非本論範圍。故將以他篇辟其謬說。而本論則就後二者之立論。

由是首明社會革命之原因。次舉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相關之場合。次中國現在可並行之理由。所以破其利用下等社會必無所成之說。次並行之効果。所以解秩序不復國遂永淪之說也。

論者於社會主義多所詆諆羌無理論根據。假令一一拾取其凶穢之詞。還加彼身恐彼亦無緣能自爲解。顧此非吾輩之所屑事也。至其誤謬之原則吾可揭之以告於天下。蓋世每惟不知者乃易言之又易而攻之惟不知而多言之復不自省乃生自爲矛盾之結果然後有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之一說以爲解嘲曾不知苟其不知而言如故者雖百反復其結果一而已安事此挑戰爲見一新說以爲可

以詫於人則棄其舊說而從之無所顧惜實則其不知新說猶是也而其舊說所以棄之若是其易者則正以其始絕未知其實際而遽易言之故也。故往者昌言經濟革命斷不能免紹介聖西門學說。（今論寫作仙士門意論者猶未知爲一人耶）驚歎濠洲新內閣以爲二十世紀大問題。曾不過再朞而遽以爲空想妄論世之人當亦同評之。第令略知其始之主張全不知社會革命之眞。今之排斥亦信口雌黃。則亦當失笑也。愼言君子之德固非所以昜於論者。惟世之人知其妄言而不爲所迷感。則所庶幾耳。

抑尤有妄誕可怵者。論者目不通歐文。師友無長者。世所共知。而衝口輒曰世界學者之公論。世界學者之公論。將依論者涉獵所及之一二書以爲斷乎。抑知學派有異同。學說有變遷沿革乎。夫往者誠有排社會主義者。顧其所排者非今日之社會主義而純粹共產主義也。若是者謂今日不能即行吾亦不非之。顧自馬爾克以來。學說皆變。漸趨實行世稱科學的社會主義 Scientific Socialism 學者大率無致絕對非難。論者獨未之知耳。而吾輩所主張爲國家社會主義。尤無難行之理。論者

但觀一二舊籍。以爲世界學者之公論盡是。雖欲不驚其妄誕又焉可得耶。假此可爲世界學者之公論。則十七八世紀中霍布士馬奇斐利亞輩之說。亦嘗風靡一時。何不執以謂君權不當限制之說爲世界學者之公論也。

彼又述孫逸仙先生之言。謂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者。政治革命時死者太半易於行社會革命。意將以怵世人而巧獲同情也。然先生當時語彼實只云政治革命之際。人多去鄉里薄於所有觀念。故易行左證具在。何嘗如彼所云乎。妄誕不已。繼以虛誣吾不知其所謂信良知者果如何也。此皆於事實有不可誣者。故附論之。至於其主張之理由及實行方法。俟諸他篇。

(一)社會革命之原因

窮社會組織經濟之弊以明社會革命之所由來。非爲社會革命則不可者。非一二頁所能盡。亦非本篇之所事也。

然方言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則不得不先言社會革命原因之存在苟無此不得不行之關係則社會主義束置高閣可也復何用詹詹炎炎爲故於此雖不

暇分析證明而斷不可不知者社會革命之原因在社會經濟組織之不完全也　凡自來之社會上革命無不見其制度自起身者也此必然之原因也。至其他有所藉而後暴發者偶見之事。固不能謂社會革命絕不緣是起而言社會革命無必然之關係則非所論也。而今日一般社會革命原因中最普通而可以之代表一切者則放任競爭絕對承認私有財產權之制度也今日之社會主義蓋由是制度而興者也因其制度之敝而後爲之改革之計畫者也於英於法於德於墺意等無不皆然。而俄羅斯則獨小殊。謂之例外可耳。

於此二斷案之當證明辨論者不尠。今俱略之。惟有不可不置一言者。世之知社會主義而言之者。必歸於社會貧富懸隔而起。此其言固無誤也。豈惟無誤。先輩諸大家實主張之。余輩未嘗非之也。顧今不言社會貧富懸隔。而言社會經濟組織不完全者。是有三故焉。

(一)貧富懸隔者社會經濟組織不完全之結果也。此最易明者也。凡學者言。救貧富懸隔之弊者莫不更求之本原所謂本原者放任競爭絕對承認私有財產制是也

夫絕滅競爭廢去私有財產制或不可即行而加之制限與爲相對的承認則學理上殆無可非難者也惟放任競爭一不過問故其競爭之結果生無數貧困者而一方勝於競爭者積其富日益以肆矣假如放任論者所言競爭之勝負一準於能力之多寡則其敗者只緣己力之不競寧不類於至當然實際競爭之優劣以能力而判者至鮮能力誠足以爲競爭之助而非一視之以爲優劣者也然則決不得以應能力多寡享富多少之適宜證放任競爭之必歸於適當也此原其始以言也一度有優劣之分以後勝者鞭策不勝者使匍匐己下而悉挹其餘利以自肥此少數已勝者與多數已不勝者更爲競爭時既立於不平等之地位而往者之競爭其勝負決於種種之偶然事實今乃一決於資本之有無必同有貲本或同無貲本始有眞平等競爭行其間耳（亦或有起家寒素而卒致鉅萬者爲僅少之例外即有之亦非大多數之福利也）此少數富人間亦復相爲競爭必至富歸於三數人之手乃止故放任競爭與貧懸富隔有必然之關係者也抑不由放任競爭固不得致貧富懸隔也貧富懸隔由貲本跋扈不放任競爭則貲本無由跋扈也更從他方面以

觀則無私有財產制不能生貧富固也有私有財產制而不絕對容許之加相當之限制則貲本亦無由跋扈卽於可獨占之天然生產力苟不許其私有則貲本之所以支配一切之權失矣故必二者俱存而後貧富懸隔之現象得起（獨占者排斥他人之競爭者也而所以得爲獨占者由從政者以爲排斥亦競爭之一方法而放任故也）言貧富懸隔則決不能離此使之懸隔者故言社會經濟組織不完全而放任競爭絕對承認私有財產制爲社會革命之原因非過也（尙當注意者放任之競爭決非自由之競爭舊學派主張自由競爭而貴放任者以當時干涉使不自由故爲有當今則緣不干涉乃反不自由故不得以彼說左吾說也

(2)雖未至貧富懸隔可爲社會革命蓋社會革命者非奪富民之財產以散諸貧民之謂也若是者卽令得爲之曾無幾何之効果可謂之動亂不可謂革命也旣爲均之復令爲競如昔則無有蹈覆軌而不顚者也誠爲革命者取其致不平之制而變之更對於已不平者以法馴使復於平此其眞義也故假其不平之形未見而已有可致不平之制存則革去其制不能無謂之社會革命也此固推極以言然就中國

前途論則此決不可忽也中國今日固不無貧富之分而決不可以謂懸隔以其不平不如歐美之甚遂謂無爲社會革命之必要斯則天下之巨謬無過焉者當其未大不平時行社會革命使其不平不得起斯其功易擧也而常人不易知其必要逮於不平既甚則社會革命之要易知矣行之乃難於其難知易行之代得知而得之則不遠勝於於難行易知之代不得已乃行之乎故言苟有是制即當爲社會革命視言貧富懸隔尤直截耳。

(3)社會革命尙有不因於貧富懸隔者蓋社會革命之名於往代之經濟制度變更亦當用之。然則如自封建時代之經濟制度變而爲放任競爭制度之際。亦可言社會革命也。普通言社會革命固不含此義。然自理論上言。則實當函之。是固非由貧富懸隔起者。而言社會經濟組織之不完全。則無所不包也。

(二)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相關之各場合

既有革命原因之存則不能不爲之矣。於是乃生當與政治革命並行否之問題。此可就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相關係之各場合而分論之。

於兩者中僅一之原因存在之場合。則無社會革命原因者惟爲政治革命而已足。此於往者革命最常見者也。其例旣至多。不悉舉。若僅社會革命原因存在之場合。則反之。而不必爲政治革命。雖社會革命之結果。生社會上勢力之消長。從之政治上勢亦有變更。顧不得以謂此即制度之變更也。固亦有以勢力之消長使其制度變至不良者。若是者社會革命可爲政治革命之原因。第此事實極少。僅可得之想像。至於近今。實難遘之緣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相分離久。即有富族勢力顯於政治上。亦不過其最小之一部分。甚不足道。（此就現在以言過此以往則不可知也）決不因其勢力消失而致有根本之變動也。歐洲之列强今日大抵處此地位。如法。苟爲社會革命其必無改共和立憲制可必也。如德。苟爲社會革命其必無改聯邦君權立憲可必也。其根本旣無改矣。則其枝葉有變動。亦改良進步而已。非革命也（如以財產額納稅額而令選舉權有多少之制旣爲社會革命後則此階級終至消滅而爲之設之制度亦歸無有此即其變動之最大者然亦不能以謂根本之變動也）

要之凡僅一原因存者無並行之場合。

至於兩原因既並存矣。則如何始可並行乎。乃方今所當研究者。於此可從其革命運動之主體客體。而分別為數場合。（主體者革命運動之力所從出客體者其力之所加也故探源以論革命之客體為一制度所以為革命者固非僅欲袪此階級之人實由欲去其有此階級之制度也然則言革命客體為一階級者近於不論理但自實際之方面言革命者階級戰爭也自革命之方立言則為此運動之階級主體也對於此運動為抵抗壓制或降服退避之運動之階級則客體也今所言用此義也）

凡政治革命之主體為平民。其客體為政府。（廣義）社會革命之主體為細民。其客體為豪右。平民政府之義今既為衆所共喻。而豪右細民者則以譯歐文 Bourgeois, Proleterians 之二字。其用間有與中國文義殊者。不可不知也。日本於豪右譯以貲本家或紳士閥。貲本家所有貲本。其為豪右。固不待言然如運用貲本之企業家之屬。亦當入豪右中。故言貲本家不足以包括一切。若言紳士則更與中國義殊。不可

襲用。故暫錫以此名。至於細民則日本通譯平民或勞働階級。平民之義多對政府用之。復以譯此。恐致錯亂耳目。若勞働者之觀念則於中國自古甚狹。於農人等皆不函之。故亦難言適當。細民者古義率指力役自養之人故取以爲譯也。

由是可由革命運動客體之位置。別爲二場合。曰(甲)政治革命運動客體與社會革命運動客體爲同位之場合。(乙)政治革命運動客體之社會革命運動客體爲異位之場合。

於(甲)之場合。兩革命運動之客體爲同位故其革命必要並行蓋豪族而居政府以其經濟上之勢力助政治上之暴因施爲法益增其富而此蚩蚩者既苦苛暴復逼貧餓益不能自聊此非並行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終無能蘇生之日決不可以謂既得其一斯當知足而止餘更俟之他日也其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兩相依倚成則俱成敗則俱敗者也令政治革命倖得成功而不行社會革命者則豪右之族跋扈國中不轉瞬政權復入於彼手而復於未革命以前之舊觀矣又令不爲政治革命而爲社會革命者則彼挾其政治上勢力可爲已謀便安制爲專利彼族之法社會

革命之效果亦歸於無有也抑當是時苟力足爲政治革命者亦即能爲社會革命無他阻撓之可虞者也故曰必當並行今日之俄羅斯居此狀態者也俄國之經濟制度尚未脫封建時代之狀態其挾經濟上勢力者大抵爲貴族僧侶地主而是三者固皆有政治上勢力之階級也故俄國之革命皆並行政治革命經濟革命者也(俄人有自詡其經濟組織不落於自由競爭制度之慘狀中者然其不競爭乃禁制一般人民使不得與地主僧侶等爭耳是固非大多數之幸福也故其改革必不可已者也若其改革得能直爲共產制乎抑僅制限競爭而猶於相對範圍內認私有財產制乎尚有問題虛無黨等所主張爲絕對的共產主義余輩亦不能無疑之也)

於(乙)之場合更可分之爲二(1)政治革命運動之主體爲社會革命運動客體之場合(2)不然之場合是也於(乙)之(1)之場合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不能並行者也何則政治革命運動之力出諸豪右之手而不出諸細民之手則是時社會革命運動雖欲起而無從也(所謂革命運動之力之所出謂主要之部分故往有豪右對於

政府之反抗而勞働者參加之者其力不能不謂自豪右出又非發起鼓吹之謂如馬爾克聖西門皆非窶人子其所鼓吹者固大有造於社會革命然社會革命運動之力亦不得謂從彼出蓋其鼓吹者不過興發其力而非力之本體也） 藉欲爲社會革命則反以利政府而兩無所成也故兩者不可不犧牲其一而歐洲十八世紀之末以至十九世紀之前半期凡有革命皆犧牲社會革命以成政治革命者也於時雖有社會革命運動而皆不得成功良由此也而以是之果致今日歐洲諸國不得不更起第二次之革命其幸則以平和解決不幸則希査標柱之慘狀旦夕間見矣夫其初之不能不犧牲其一歐洲之不幸也而今日之危機殆亦當時爲政治革命者所未嘗夢見者也苟無彼歐洲之不幸之原因無政治革命運動主體爲社會革命運動客體之事實而誤援歐洲之曆史以自偶無故而使社會甘其慘禍者是亦敢於禍社會也已

次(2)之場合兩革命原因並存而社會革命客體與政治革命無涉則利並行者也政治革命運動之客體雖非社會革命運動客體而社會革命運動不爲政治革命

第伍號

運動之妨則以一役而悉畢其功者其必勝於因循以貽後日之悔者明矣夫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其運動之客體往往殊而其運動主體則今無多異也苟其政治革命之力自大多數人出者。此大多數人之必什九爲社會革命運動主體。於是時政治革命而奏功者則同時以其力起社會革命非甚難事也抑惟政治革命時人心動搖不羨鉅富於是壟斷私利之念薄而公共安全幸福之說易入於其心也逮事既平則內顧慊然不自足於飽煖而進思秉人之奉養乃苦謀所以得之者則必求便已營利之制語以人各百金者不以爲憙語以百人而其中一可得萬金者則雀躍從之常私自詭必得而不慮其不得之困矣惟在患難乃於公共之利害明而爲一已冀饒獲之念不切故行社會革命於平時者其抗拒者必多以與政治革命並行則抗拒者轉寡此吾人主張並行之第一理由也豈有死止强半乃利於行之說哉。

(三)中國現在當並行之理由

熟觀上所列舉之各場合。則中國現在是居中之何等乎。得以社會革命與政治革

命並行乎。吾人乃可得爲之答曰。中國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原因並存而居上舉(乙)之第二之狀態社會革命宜與政治革命並行者也謂兩革命原因同時並存者。政治革命之不可以不行既爲一般所知至謂中國有社會革命原因則往往有慽而不信者。此誤信社會革命原因惟由貧富已大懸隔之故也。貧富已懸隔固不可不革命貧富將懸隔則亦不可不革命既有此放任競爭絕對承認私有財產制之制度必生貧富懸隔之結果二者之相視爲自然必至之關係然則以有此制度故當爲社會革命無疑余輩前此所以不言社會革命之原因在貧富懸隔。而言在社會經濟組織不完全。以此也。而中國今日固已放任競爭絕對承認私有財產制者也。故不得不言中國有社會革命之原因也。然而俱有其原因矣。乃其革命客體絕不相關故不得爲上舉甲之狀態此即中國革命所以有殊於俄羅斯之點也今者老朽之政府。誠亦各蓄貨財顧其富或緣貴得。而决非與貴有不可離之關係。此自古而已然。至入虜廷則尤忌以多財聞。自乾隆行最陰險之計略。以吸集金資。(乾隆縱督撫貪婪俟其滿載歸則籍沒之謂之宰肥鴨彼無絲粟强取之名而漢人膏

血已盡矣）即富者亦不敢揚聲於外。而實際有財者皆遠於政府。咸同以後稍稍變。然決不得謂有財者必爲官吏也。若彼滿洲之族則以禁營業故貧困太半。是以政治革命運動之客體決不與社會革命運動之客體爲同物者也。兩者既非同位則必居乙之(1)(2)兩場合中矣。而今日社會革命運動之客體果爲政治革命運動之主體否乎。中國并行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利害問題視以解決者也。而余輩不憚答之以否。何則中國歷史上無如是之狀態。即現時革命運動亦絕不以豪右爲中心點故也。中國往代揭竿之事。多起於經濟之困難。於漢唐明之末季尤著。此最當注意之點也。由此以擴充之則經濟組織能早完善。不致召今日之社會革命未可知也。惟圖苟且之安。而無百年之計。政府未覆而戴新主。及其功成相與休息。吏不聞有爲謀 大多數 衣食 完足 之道者。此致足惜者也。然中國革命運動之力不出於豪右之族。証左亦以昭矣。至於今日革命之運動則尤易見。自南都淪喪。唐桂二王。先後不祿。中國悉委於腥羶。而東南會黨。所在團結。蓄力待時。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此其組織者爲何等人。亦當爲世所共知矣。今後革命。固不純恃會黨。顧其力

亦必不出於豪右而出于細民。可預言者也。故就中國今日之狀況而論。決不爲乙之第一之狀態而當屬於其第二之狀態。從而由上節所論之理由以並行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爲最有利。

然而非社會革命之說者則曰。「以之（社會革命）與普通之革命論并提利用此以恃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冀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之悉爲我用懼赤眉黃巾之不滋蔓而復煽之其必無成而徒荼毒一方固無論也」此其論絕武斷而不舉其理由罔莫知其何以爲蓍龜而卜筮是顧強從其不條理之論議中爲之整調則論者所以爲是言之由亦致易測蓋論者認社會革命爲強奪富民財產而分之人人者也故謂甲縣約法之後乙丙諸縣雖如晚明之揚州嘉定而不能下也。又謂行民生主義其地方議會議員必皆爲家無擔石目不識丁者而已蓋其意爲富族畏避而貧民專政則將以社會革命妨政治革命也夫社會革命固將以使富平均而利大多數之人民爲目的而決非如論者所意想之簡單者也從制度上而爲改革者也既有善良之制則富之分配自趨平均而決無損於今日之富者何則偃鼠

飲河不過滿腹生養死葬各得其所自餘之富皆贅而已今日營營於富者叩其本心果何所謂乎恐其什九以懼貧之不可堪而非以富之可樂也爲避貧而後爲富然則使菽粟如水火無不足之慮者又安用此過量之富爲故就終局而論則社會革命固欲富者有益無損也至於其進行之手段則各學者擬議不同要之必以至秩序至合理之方法使富之集積休止集積既休止矣則其既已集積者不能一聚不散（凡富無不散者即在歐美富之集積盛行而一面仍因相續等事散之也）散則近平均矣此社會革命之眞誼也故其進行之時亦無使富者甚困之理也今日歐洲豪右所以甚惡社會革命者彼自恐懼於絕對共產主義之說乃一切深閉固拒又一方以値承平儲蓄之望盛耳中國現在無此原因則其畏避之情當減第既爲社會革命矣則固亦豫定豪右之必爲抵抗第有之亦決不足爲政治革命之阻何則凡對於社會主義爲抗抵者必甚富者始力而中產者乃中立無所屬而已而方政治革命之際彼素封之家先已望塵畏避何俟社會革命之毆之耶大抵中國富族對於政治革命什九持兩端覘政府利則從政府洎革命軍捷則又從革命軍

耳其所欲者惟在保其現在已集積之富而不在希望將來之鉅獲社會革命富人所失者爲將來可倖致之鉅獲而非已集積之富（社會革命固亦行以漸分散已集積之富之策然分散者合理的分散不可言失）彼既避政治革命則與社會革命無與若其來歸則亦必不以將來可倖獲之失傷現在已集積者之保護明甚故謂富民畏避爲政治革命之阻說非也次其言貧民當政則直不通之言也試問貧無儋石儲者何以無爲議員之資格乎議員一用貧民羼入則秩序立亂乎猶是橫目兩足猶是耳聰目明獨以缺此區區阿堵故不得有此權利吾不知其何理也使此說而正也則桓靈賣官之政乃眞能應富以官人者唐虞明揚仄陋直粃政耳捐納之制其可永存而平等之說直當立覆也試以叩之天下具五官百骸者恐除論者外無一人而不應之曰否矣且今日諸國議院無不有多數出身貧民之議員即如此次英國新選舉勞働黨所選者强半出身工人論者又將何說以云至云目不識丁則尤可笑普通選舉之際於被選選舉者未嘗不可定教育之資格豈有悉選無教育者之理乎論者豈不曰地方議會使富民占優勢固專偏利富民使貧民占

優勢亦有偏利貧民之弊。然須知貧民者居大多數。不如富者之居少數也。居少數者欲自利則可背公而爲不正之議決。若爲大多數之人代表者。則其議決勢不得私。盖地方議會可議決之事項有範圍。（府縣會之權力決不能比北美各州此沿革上使然者也）於此範圍以內謀大多數之利益。則不能屏富者使獨不可享也。故貧民之專擅決不必慮。而因貧民專政以妨政治革命進行之事。更無有也。

抑於中國尙有利於速行社會革命之理由二。即中國今日富之集積之事不甚疾。一也。中國社會政策於歷史上所屢見不自今日始。二也。中國經濟上放任競爭之制雖久行而貧富今尙不甚懸隔。此由物質進步之遲。大生產事業不興。而資本掠奪之風不盛。從而積重難返之患。社會革命之業輕而易舉。不及早爲之圖則物質的模倣旦晚行而此利便爲全失矣。抑中國古以兼幷爲罪。蓋沿封建之餘習。而其言爲儒者所稱道。因之深入人心。漢代詔勅尊農賤商。亦本制富集積之旨者也。自是以降。雖不必常奉斯旨。而凡謀抑富助貧之策者。亦率以善政稱。顧是皆流於末而無探其本原以爲救濟之策。其可稱眞爲根本之計者。獨荆公之靑苗之法耳。不

幸而奉行不稱厥旨。遂以重禍然當時所訾於新政者。除蘇軾之無知妄論外。大抵皆攻擊其辦法之不善而不能言其制法之意之非也。要之抑豪者而利細民者。中國自來政策者之所尙者也。因而改善之以爲根本之改革。決不能謂爲非適合社會心理者也。由此二點以觀中國今日實最利行社會革命之日也而此最便行之機稍縱即逸者也然決不能無爲政治革命而逕行之何則行之必藉政治上權力而非有政治革命平民不能握此權然則言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當然者也更就土地國有論之。則此觀念亦於中國自古有之。地稅至唐稱租。即顯國家爲地主之義。而其稱有土者不過有永小作權者而已。自兩稅法行而此表現失矣。然雖唐以後。庶民對於地稅之觀念與他種稅之觀念。終不能謂無別也。更舉近世之例則於明初屯衞之制其田皆國有者也。明初所以得行此者亦正以政治革命之從易爲功也。觀於其後欲贖取已賣之田猶患費無所出。乃其初設時若甚輕易擧者。斯亦可知其故矣。行土地國有於政治革命之際果何事强奪耶。（明尙有皇莊之制然爲君主私產非國有者也故不能以爲例）

第伍號

（四）並行之効果

既曰以並行爲便矣。則其並行後見如何之効果乎。決不可不一言者。然此當注意者。並行之効果。謂社會革命及於政治革命之影響政治革命及於社會革命之影響也。若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自身之効果則非今所論也。難並行者之說者曰。「充公等之所望成矣、取中央政府而代之矣。而其結果則正如波倫哈克之說、謂最初握權者爲無資產之下等社會、而此後反動復反動皆當循波氏所述之軌道而行、其最後能出一偉大之專制民主耶、則人民雖不得自由而秩序猶可以恢復、國猶可以不亡、若無其人耶則國遂永墜九淵矣、即有其人焉或出現稍遲而外力已侵入而蟠其中央無復容其出現之餘地、國亦億刼而不可復矣」此彼所以爲最後之論點者也。而吾不得不驚條理之錯亂。論據之自相繆反。蓋論者之旨。以爲並行則秩序紛亂而外力侵入也。其所言雖若兩而實則根據於一。破其秩序紛亂之說則外力侵入之說。亦無從立也。乃問其言秩序紛亂之由。不出波倫哈克數語。此可謂奇謬矣。夫波倫哈克之說久爲學者所擯固無論。今假波倫哈克之說爲正。亦政

足以為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之証左而不得以為攻之之器械。何則。波氏所論為未行社會革命之前之國家故也。波氏之所根據者法國之歷史也。而法國之大革命絕無社會革命之分子存於其間者也。（不惟然且有助長競爭及絕對承認私有財產權之點此可從人權宣言中見之者也）惟未為社會革命故有貧富階級代嬗以秉政權之說也。社會革命以階級競爭為手段及其既成功則經濟上無有階級雖受富之分配較多者亦與受少同等不成為特別階級故絕不能言一階級（經濟的）握有政權更不能言自此階級移之彼階級由其無兩故不得稱階級亦無彼此可言也。故決不能由波氏之說以證社會革命有害於政治上秩序則波氏之言之本不實乃更無庸辯也。

以余輩觀之。則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有相利而無相害。此可分兩方面言之。

(甲)社會革命及於政治革命之影響。此質言之。則政策不受社會經濟上勢力之搖動而無為一私人經濟上利益犧牲為大多數幸福計之政策之事是經濟階級不存之所利也。

(乙)政治革命及於社會革命之影響　此之利社會革命者。於方行時既已有前述之便。而在既行之場合。亦尚有之。即已有政治革命者。社會革命後之完備組織無爲政治不良而被破壞之慮是也。藉欲行至完美之組織於專制政之下。則緣被以階級爲制度之精神。故必兩不相容。於是兩相激蕩。專制之敗幸也。其勝則此制湮矣。故欲其制之安全永久。亦必政治革命已行而後可得也。

要之本篇之論。重於破邪。而以欲破邪說。故不能不根據於社會革命之原理。故簡單舉之而未暇致其曲。略欲一一發揮之。則非十數萬言不能明其崖略。非此區區數千言所可盡也。故證明推論之事皆讓之他篇。世有有志社會革命者。尚當徐相與研究之也。

斥新民叢報之謬妄

辨姦

新民叢報最近梁氏之非革命論。本報前期精衛所著。於其根本之錯悞學說之支離及其盲猜瞎說而不足以難本報之處。已抉擧大要。梁氏宜知反省矣。雖然吾獨惡梁氏之嫚罵無狀妄言無實也故辨而斥之。

梁氏之爲結論也。曰「有賜教者苟依正當之論理則鄙人深願更相攻錯而或爲嬉笑怒罵之言深文周納以相責則村嫗之角口耳酷吏之舞文耳凡此皆無相與攻錯之價値則恕其不報」吾見此數行文字。亦疑梁氏旣持是爲約。則其文不知若何嚴正有據。不墮村嫗酷吏之失。而孰料有大不然者已則無稽喋喋妄言不慚而猶持以語人曰我所言無臆測無意氣也人無以臆測意氣之言進嘻此眞村嫗之伎倆也

梁氏曰「所謂民生主義者撫拾布魯仙士門麥喀等架空理想之唾餘欲奪富人所有以均諸貧民」夫梁氏於民生主義無所知。以爲架空理想。不能實現。本不足

怪。但謂奪富人之所有奪之一字誰告汝者豈民生主義梁氏亦以歸納之論理學証其必出於奪耶抑本報曾以奪富之主義手段高揭於紙上耶均富之方法至多民生主義學者所主不勝縷舉梁氏不解所謂則不知蓋闕可耳而遂謬作是語是決爲無理嫚罵不得自解也而梁氏又進語曰。「夫以歐美貧富極懸絕之社會、故此主義常足以煽下流、若其終不可現於實際、即現矣而非千數百年以內所能致、此世界學者之公論、非吾一人私言也、論者所戴之首領、其或偶涉西史、偶踐西土見夫各國煽動家利用此主義而常有效也、羨西子之顰而捧心焉、」梁氏不知民生主義爲何物。而謬曰此主義足以煽下流。煽動家利用此主義此不惟嫚罵本報即舉世界一般民生主義學者而盡以輕薄之詞抹煞之矣吾今誨梁氏以民生主義之由來曰民生主義者先覺之士見乎經濟階級之爲梗於社會而講救濟之之方法欲實現其平等博愛之思想者也其爲革命家而兼言民生主義亦實見其當着手並行之處。而非如梁氏之言排滿謂政治革命之一手段保皇黨之欺人謂名爲保皇實則革命也今試問彼言民生主義者僅以爲名耶抑不過一手段耶梁氏

雖愚悍恐不能下此斷語至謂必千數百年此主義始現則英之於澳洲德之於膠州其所用改良土地之政策爲何姑不暇遠擧而如日本近鐵道國有案之通過寧非國家民生主義之實現耶且即以法律言幾疑與民生主義格不相入矣然自最新學者論之則近時各國民法已有超重廣義的民生主義之勢此尤非梁氏所能知也而梁氏或强詞奪理必謂極端之民生主義既現而後可言則吾今謂中國無一人讀書者必其讀盡中國之書而後云讀書豈非大不通之論乎且居然斷論千數百年之世局大言無稽吾恐世界無此學者此等公論亦祇讓梁氏爲代表耳夫梁氏認民生主義爲煽動下流之具基此前提輒下判斷如其言演爲三段法論理式則必云

民生主義者煽動家利用之以煽下流者也民報言民生主義故民報亦利用之煽下流者也

持此以語當世稍知民生主義者問孰爲承認之而梁氏之說則固爾爾也（吾更有爲梁氏言者凡論理學者專就形式上以正思想之眞妄而實質之眞妄如何則

措而俟諸他學問者也故有就論理上知其形式之不錯而實質全錯至不可究詰者任舉一事他無根據証明而但以論理式演之謂之不錯無是理也梁氏談政治法律而遁於論理學。即一二論式。許其不錯。然其所以証明實質者。於學說則東牽西扯同時而至於三歧。如本報前期所舉。於事實則茫然無知。恣口誣捏。自欺欺人如是雖演百十之論理式猶無當也故吾就梁氏之言為上三段論式。俾知凡說論理者形式之事。而他尚貴實質之考求否則徒使閱者一覽而斥其謬耳例如云凡中國人皆碧眼紅髯。李鴻章中國人。故李鴻章亦碧眼紅髯。此於論理形式亦無所悞。然其前提不正確實質之悞常人一覽而知以之自為說明則無異助敵而反攻也）梁氏乃竟基於民生主義煽動下流之前提而更推定曰「必乙丙等縣之遊蕩無賴子乃至乞丐與罪囚之類、艷羡富民之財產、可以均占、利用新政府之主義、而屠上流社會之族。瀦上流社會之家」　夫民生主義無事於奪富而予貧前已辨之。（梁氏若據字書奪字之義為奪失以自解。則吾等諸康氏之解商報為商榷之。意將不屑與辨。）梁氏所謂上流社會必與為敵即從此奪之一字而來於前說既無以證明則此處亦不攻而自破至其游蕩無賴乞丐罪囚云

云不過力爲醜俚之詞用相詆諆而已夫於其所不知者逞其臆說復主張之以爲前提緣彼前提更生臆斷傅會顛倒至於極端村嫗之角口耶酷吏之舞文耶盲人捫鼎以爲寢器漫謂可以置溺遂以訴人胡以登諸廟堂之上梁氏議論毋乃類是梁氏最悖謬無理之點則在僞造孫君之言謂大革命後四萬萬人必殘其半及主張大流血以達此目的等語一派誣詞以吾人有十數年前即與孫君遊者固未嘗聞此詖說吾人已共信爲非孫君之獨謾梁氏而梁氏之誣孫君矣吾頃又以此言質諸孫君君曰惡是何言革命之目的以保國而存種至仁之事何嗜於殺彼書生之見以爲革命必以屠人民爲第一要着故以其所夢想者而相誣以余之意則中國民族主義日明人心之反正者日多昔爲我敵今爲我友革命軍之興必無極强之抵力吾所主張終始一貫惟以梁氏反覆無恒故不告以約法若民生主義梁氏至今夢如數年前更難語以實行之方法彼乃嚮壁虛造烏足誣我噫此言足自白而正梁氏之謬矣夫惟不知中國民族主義之前途與革命之事業故有四萬萬人死亡過半之言惟不知民生主義實行之方法故有奪富予貧及覬田土無主而收

之之證未嘗學問而逞其小慧以爲他人實不過是而即以之爲他人之懷抱題鼠之技盡於是耳。夫與本報辨論。則就所引約法爲詞足矣。而忽謂數年前有彼所得諸孫君之說。斯已軼出範圍之外而梁氏又虛造其詞以相誣且以其虛造而懼同時與孫君遊者得以相糾則又狡獪其言曰「獨怪其昔日語我者如彼、今日所以語論者又如此、其已變前說耶、則所謂民生主義社會革命者、固大張於其機關報中、」梁氏遁伺藉玆愈見蓋梁氏知其言大異於吾人所聞決不足以徵信則謬謂孫君今玆殆變其前說而昔者嘗有惡意猶將以此見疑於人萬分無聊勉欲收一二讒言之效梁氏亦太可憐矣以吾人所知則孫君抱持革命宗旨凡十餘年未嘗有如梁氏自相挑戰之病既無前說何變之云而梁氏之譏乃曰所謂民生主義社會革命者固大張於機關報中吾不知此何足以證梁氏誣詞之確實豈以爲言民生主義社會革命者則必主殘四萬萬人之半積屍滿地榛莽成林以達其目的耶抑必主殘殺以達其目的者然後豎民生主義於報中耶此等論理又吾所百思不得其解也無他梁氏之攻民生主義於民生主義毫無所知者也故先以爲奪富予

貧。繼則以爲煽動下流之具。於是而乞丐罪囚游蕩無賴利用新政府主義之說相續來矣。又繼而主張大流血殘四萬萬人半之說進矣。而一切非民生主義之眞。非吾人懷抱之眞。而信口開河狂譟不止。不仁不智。吾於梁氏之心聲徵之。

梁氏於法學。猶其於民生主義也。故有同時主張三說自相矛盾而不知之弊。（前期本報精衛著三十八三十九頁摘之）而梁氏則自以爲工撏撦有心得也。者乃大張其詞。駁孫君演說之語。按孫君之言。以策進國民之能力以追及英法美之民權。而梁氏之言則望現在政府之進其能力而爲開明專制根本之不同。前期本報已痛徹言之。（二十八頁以下）梁氏斷斷於此則眞不過摭拾詞句之本領。梁氏欲知我國民有爲民權立憲之資格否。則熟讀前期本報可耳。演說之取譬。不盡謹嚴。（如前月日本法學博士一木喜德郎。於法政大學演說。有云使人人如關張則兵法可廢。使人人優於自治則國家法律可廢。諸如此類。無有泥之以相難者也）而梁氏以一隙之明。知國家客體說國家器械說見駁於近世學者。遂沾沾自喜。以爲得敵之瑕。而不料其曾不旋踵。復主張專制。行干涉政策。增進人民之幸福。夫在人爲取譬之不工。在已見爲豎義之不確。厥失滋甚。而漫以譏人。多見其不知量耳。梁氏竟狂逞其詞。曰「敢公然演說於號稱文明社會之

學界、而學界中以之爲蝦而自爲之水母者、且若干云云」蓋至是而梁氏村嫗之口角盡出矣。夫謂設譬而采國家客體說爲蝦則梁氏之蝦實甚。斯不足辯者吾特惡爲是之喩之無狀也。梁氏亦知爾日歡迎孫君者幾何人耶。其樂與孫君研究討論者爲何等耶復國扶種同具熱念平等博愛同是良知精誠交孚而所根據以爲行爲者又共無疑義覆滿政府也創民權立憲國也均地權也皆吾人良知熱血所鎣傻而爲此主義者也故主義既定能共信不爲利動不爲威愓於同志之內更相研究其實行盡善之方法孫君亦研究討論之一人也而梁氏以輕薄之意爲險惡之詞一則曰其所戴之首領再則曰其所戴之首領夫如約法一節本報明引孫君之言。梁氏則亦明駁之足耳。孫君之言之是非與爲人戴之與否有何關係。梁氏而能堂堂正正以與人決戰。亦何恃此尖薄之口吻矧乃肆無忌憚而爲嫚罵於學界若是。咄爾梁氏。豈以今日有不言保皇及不言開明專制者即謂之水母目蝦耶。嗚呼。梁氏休矣吾人相與非爾所知爾之與孫君締交之顚末則吾知之矣爾本不知有民族主義從中國來與孫君遊數月乃大爲所動幾盡棄所學由是乃高談破壞。

斯時殆即爾所謂驟接一理初念最眞爾之良知也。其後爾爲利所惑。即爾轉念彼轉念之時代。孫君遂絕爾。而爾則作書謝過。孫君以爲爾能依初念矣。交好如初。然爾卒反覆無常。且造出名保皇實革命之說以欺人。孫君乃爲書斥爾。且謂爾含革命而復保皇。猶不足責。至遇保皇者而與言保皇。遇革命者而又與言革命。以致遁爲此名實反對之說。詰爾宗旨安在。爾無詞以答。遂與爾割席。（初梁氏語其友某々。言孫君責彼以詐僞。友以告孫君。々曰誠然也。乃馳書斥之。某某猶在。可爲證也。）爾豈忘此一段歷史耶。而或今日爲此以報復也。且爾梁氏至今日猶翹其曾倡排滿共和論以自表微勞。與其關係之不薄。則勞過于爾關係切于爾且于爾之能倡排滿共和論。而亦有微勞關係者之人。而爾乃敢于輕詆耶。

嗚呼。爾梁氏可以休矣。

吾更請直抉梁氏之隱。梁氏非能於理論上求勝者也。其所主張亦非有一定之政見也。徒怯乎民族主義之日盛。而使彼保皇黨人無立足之餘地。故強起而爭之。首加醜詆於孫君。以謂使吾人見孫君之被詆於新民叢報也。如是則必有因而輕孫君者。而不知吾人之意識。固不如是之簡單也。而梁氏猶未已也。以陳君天華

亦爲吾人所推服者且已瀕死則割裂其文字而顛倒其主義焉以爲陳君問嘗云云則一般敬愛陳君者將相率而去而不知陳君之文章具在陳君之知己有人亦不任梁氏之作賊也凡若是者作僞心勞不見其效則亦成爲梁氏之謬妄而已（觀於今年四號新民叢報。力云敬陳君爲人。自命知己。而三號對於陳君所作中國宜改創共和政體一篇。則非理攻擊。謂其脆而易。破末更揶揄其詞曰。今其人既已辭此世間。彼繼續主持某報之。人能並代彼賜答辯否耶。輕薄口。不覺畢露以爲素敬陳君爲人。吾不之信。至關於陳君論旨。本報他篇辨之）其他有一味輕薄嫚罵者如不解本報所揭第五條主義而謂因結識日本之浮浪子數輩恃爲奧援之故不知梁氏何術能盡知吾人所交結者且又知其悉爲浮浪子也又康氏之至日本也宮崎氏有力焉浮浪子也梁氏之至日本也平山氏有力焉亦浮浪子也今梁氏久處安樂已忘患難遂輕此輩意惟閥族元勳之是重則勢利之劣性根使然耳梁氏又曰以吾讀該報除陳君天華文外可直謂無一語非夢囈此其狂悖不倫已屬可笑而其下數頁則對於本報民族的國民一篇云樂承認者一云承認者數四焉是梁氏亦樂聞囈語者也至梁氏謂彼文本無價值姑寬假之榮幸而與之言等語則如賣淫之婦弄姿驕人不知夫見者方作惡欲吐也以上畧舉數端其餘村嫗口角之一般亦可以

見。不贅舉以煩筆墨也。

吾於篇終更有一言質諸閱者。而并促梁氏之反省。蓋吾以謂梁氏洋洋千言。是丹非紫。於排滿共和論極端排斥。疑其所見固已確定矣。而於其詞將畢也。猶曰「夫鄙人豈敢竟自以爲是、苟答辨而使鄙人心折者、鄙人必爲最後之降伏、毋爲各趨一途、而使力之互相消也、」然則梁氏指天畫地。狂譟久之。而猶未有定見也。夫以慣自相挑戰之人。而於其未有定見之時代。輒劍拔弩張。排斥他人之說。力所不逮則爲種種輕薄浮詞以求取勝。梁氏良知其殆蔑矣。至於篇末而氣盡聲嘶。似猶有一線之未盡。然梁氏勸人毋任感情。毋挾黨見。吾則勸梁氏毋懷私慾。毋多轉念。至於辨論之際。則梁氏所以約人者。宜先守之。庶幾當於攻錯之義。若如其第三四期之報。則先自違反。而有意以熒眞聽也。梁氏不能一一反省。則伊雖欲爲最後之降伏。亦無有收此反覆之徒者也。

辨姦子此文。成於新民叢報第六期之後。迨第七期出。而辨姦子已歸國。故所斥梁氏之謬者止。此又梁氏七期報對於民生主義。復致崇拜。蓋觀本報三號

號外。知不能自完其說。乃又反其前言也。然其第三期報文具在。厥謬實如辨姦子所言。梁氏雖善反覆。亦無能自掩耳。

編輯人識



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

勥齋

◎叙論

自社會革命之說出現於世界。而後人道胚胎天理萌芽將來全世界之問題其於是焉解決乎

世界者人類共有之世界也。現世界之人類。統計不下十五萬萬。然區別之得形成爲二大階級掠奪階級與被掠奪階級是矣換言之即富紳 Bourgeois 與平民 Proletaruns 之二種也前之一種獨占生產之機關一種以勞力而被其役使資本與勞力乃生出傭金之一問題其不平等之極。一若陟天堂。一若居地獄。不有以救之。世界人類其盡爲芻狗矣。

且夫平民非羸弱也。吾人試縱橫運左右之手空气之抵抗力不似無所感乎然一至壓搾器之下加以異常之壓力非生出可恐怖之爆裂彈之原料者耶空气猶然也。而況於人類乎。財產盜奪矣權利蹂躪矣人格辱矣而猶謂有不動之理乎果也

平民自覺之聲遂借布爾敦 Proudon 之咽喉而發也曰「財產者贓品也」噫是言也非平民對於富紳宣戰書耶

階級鬭爭之幕既開矣旗鼓堂堂爲執戈立矛而進於兩陣之間然富紳者有政府警察軍隊學人僧侶等爲之援助者也平民軍之陣勢其將何如乎「彼等徒蟻集耳徒高聲叫喚耳」其果如所云云焉否耶

「多數者勢力也」平民幸而蟻集幸而得多數是即至優强之勢力也其結陣而進戰也可決其必得戰利品耳馬爾克之作 Kórl marx 共產黨宣言 Commvnist Manifesto 也其末曰『吾人之目的一依顚覆現時一切之社會組織而達者須使權力階級戰慄恐懼於共產的革命之前蓋平民所決者惟鐵鎖耳而所得者則全世界也』又曰『萬國勞働者其團結』嗚乎是可以觀萬國社會黨之大主義矣

◎萬國社會黨之起原

△萬國勞働者同盟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欲知萬國社會黨之起原則萬國勞働者同盟其嚆矢矣萬國勞働者同盟實由於

馬爾克之指導而成。而亦爲經濟的情勢必然之結果也。其始也當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在瑞士國之瑞內瓦湖畔催開大會。其次則爲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瑞士羅森勞之大會。又其次則爲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比利時比律悉京城之大會。又其次則爲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瑞士巴塞耳之大會。每大會時則各國勞働者代議士必增加。其發達正可驚者也。

雖然萬國勞働者同盟。以急於團結之故。遂不暇問旗色之如何。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開大會於和蘭之哈古市。無政府黨（即巴枯寧派 Bakouninist）與社會黨（會馬爾克派 Marxist）乃以此問題而惹起爭論焉。因是之故。兩黨遂布離散之勢。

△干的聯合大會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九月巴枯寧派與馬爾克派。因欲謀統一之故。開兩黨聯合大會於比國之干的市。歐美各國之諸勞働團體來會者四十五名。內巴枯寧派計有十名

雖然社會黨依然社會黨也。無政府黨依然無政府黨也。社會黨者。欲使一切之生產機關爲國家所有。無政府黨者絕對的排斥國家主張單歸於自由自治團體之所有。當是時。無政府黨雖論爭正力。終以多數之決議宣言如左。

社會所以存在之基礎之土地。與其他一切之生產機關若被握於個人或特別之階級之掌中。而爲私有財產時。則其必然之結果。必使勞働階級受壓迫貧窮饑餓而不能遁免。故大會宣言。以自由自治之團體組織之。而以土地及其他一切之生產機關。歸於代表全國民之國家之所有。

然國家二字。究竟非無政府黨所能納受之文字也。無政府黨者。除準備激烈革命之外。他之政治的運動毫不關與者也。而社會黨則欲由政治的運動以全萬國平民之解放。時則有折衷派出謀所以調停之。然兩黨毫不讓步。折衷派亦噤口焉。於是乎的大會遂不能達其目的。巴枯寧派皆連袂而去會。比利時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丹麥意大利諸國之代表者。乃調印於團結契約。決議設萬國勞働者通信本部。而大會遂散。

△倫敦萬國勞働者大會

英國者馬爾克嘗亡命之地。而建築勞働者運動之基礎者也。其驅激烈的產業革命之勞働者而使走入萬國勞働者同盟。當以此國爲最甚矣。然英國國民有徒喜實行之癖。常不免流於姑息因循之弊。彼等始見夫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國勞働者之敗於巴黎暴動 Commune 也。則喁喁然少傾向其頸焉。既而見夫萬國勞働者同盟之發布贊同此事之宣言也。則恐怖戰慄掩耳而走矣。於是其足遂漸遠於萬國勞働者同盟之激烈場。其口遂僅甘於社會改良主義之溫和說。

乃至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勞働組合出代議士斡旋而開倫敦萬國勞働者大會。其所規定凡非勞働者團體勞働組合（二人以上之當事者而營共同之事業謂之組合）產業組合之直接代表者。不能出席。是蓋所以妨德國社會黨首領之來會也。（即馬爾克派）蓋當時法國社會黨中有可能派 Possibilist 者。與馬爾克派尤爲勢不兩立。可能派者雖亦以共產制度爲信仰之條件。然以爲使一切生產機關歸於國家或社會之所有則猶須期於數十年或數百年之後。故主張先使之歸於自治村邑之所有尤爲易易。其主

張與馬爾克派所祖述者大相齟齬。呈兩派分立之狀者已久。及開會時德國澳大利瑞士美利加之社會黨代表者遂不出席。惟以代表百十萬勞働者之百十名代議士而開會焉。其決議者甚多。有明年當開次期大會於巴黎之一條。是即巴黎萬國社會黨大會之萌蘖也。

◎第一回巴黎萬國社會黨大會

△馬爾克派之運動及第一回大會之開會

當可能派之排斥馬爾克派也。馬爾克派聞之乃走和蘭。集會於哈古市。討議對於可能派之態度當如何。集者德之立布克勒希 Bebel Liebknecht 法之拉發爾孤。Lafargue 比之俄爾德爾 Anseele, Volders 及和蘭之牛溫秀士 Croll Nieuwenhuis 等是也。其決議之結果以馬爾克派申請加入於可能派大會若不納時則別開馬爾克派大會於巴黎焉云云。及可能派準備以六月十五日開會果不許馬爾克派之加入。於是馬爾克派先於可能派開會之一日。即六月十四日。遂開大會於巴黎。此即舊萬國勞働者同盟之復活而萬國社會黨大會之第一回也。近時萬國

社會黨運動之步伐整齊皆基於此矣。

先是萬國勞働者同盟大會常由五六十名之代表者而成。而其所代表者亦不過十國以內。至是馬爾克派萬國社會黨大會有三百八十一名之代議士。所代表者有二十餘國。其一名代議士爲由五千以上之勞働者所推出者。由是觀之此次其所代表之勞働者之數。至少亦當超過二百萬以上。可謂衆矣。

此大會之決議。多係萬國勞働者保護法案。今摘記其大要如左。

一 減縮勞働時間爲八時間。

二 十四歲以下之幼兒禁其勞働。自十四歲至十八歲之少年勞働者。不使爲六時間以上之勞働。

三 除有甚爲緊急之性質之工業外。使全廢夜業。

四 婦人及十八歲以下之少年勞働者。斷不使爲夜業。

五 不使婦人爲特別有害身體之勞働。

六 使與勞働者以一週三十六時間之休憩。

七　設置自政府支給其報酬之監督官。使擁力監督一切之工場。但監督官之半數。當使之自勞働者選出。

八　禁止有害勞働者之健康之一切工業及一切勞働。

既決議矣。然猶以爲不足。乃更進而謀實行之方法。其重要者則曰。一千八百九十年五月一日各國社會黨團體爲八時間勞働之故。當行大示威運動。

滿場一致。皆決議焉。爾來五月一日遂爲萬國勞働者之大紀念日。其示威運動。亦逐年赴於旺盛之途。至於泰東之日本。亦聞風興起焉。（日本社會黨去年已成立）

△五月一日

以五月一日定爲萬國勞働者團體之大示威運動日。此固巴黎馬爾克派大會之所決議。然其所以遂能決議而至於現今之狀態者。則基於北美社會黨之提案也。先是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五月一日北美之勞働者爲八時間勞働之故。起大示威運動。而不能達其目的。遂傳檄於巴黎大會。求萬國勞働者團體之協力。故此次大

會遂容其提案而滿場決議也。

當此提案之通過巴里大會也。各國之政府紳士資本家等固皆以爲幷無何事不過空嘯者也。乃未幾而期日既至矣。示威運動之勢甚形强大。彼等始驚恐而一變其態度。遽遽然懼不免於迫害焉。何以故以此等手段實爲激烈革命運動之第一步故。

雖然社會黨者平和黨也。行此示威運動於世界之工業大都會。皆以靜肅整齊爲之。而毫不紊其秩序。即先以禁止解散爲絕叫者之富紳派諸新聞。亦皆各表讚美之意。警察官亦訪示威運動之首領於其家而感謝其持平靜之態度。葢激烈革命運動之文明气象無過於是矣。

◎第二回比律悉萬國社會黨大會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八月。由馬爾克派巴黎大會之決議。開第二回萬國社會黨大會於比國之比律悉。各國代表者之來集者都凡三百六十名。夫第一回巴黎大會既使各國社會黨之團結復活矣。此第二回比律悉大會者。即所以使此團結益成

第伍號

立其組織者也。故其所議多關於此等之事。如八月二十一日之議決可謂爲其重要者矣。其決議之大要曰。

現今之現會制度資本家階級愈掠奪勞働階級之政治的權力。使勞働階級之經濟的狀態。益益危殆。當此之時同盟罷工 Strike 及關係斷絕 Baycott 者。皆勞働者出於不得已之最良武器也。是即所以排擊使勞働者墮落政治的及經濟的地位之公敵之來襲者也。是即所以使勞働者之政治的及社會的地位在現今社會就可能之範圍中。而向上發展者也。

雖然。若誤其時機。而使用此武器乎。則雖與勞働階級以利益而必蒙多大之損害矣。此不可不知者也。故勞働者而欲用此武器也。不可不熟慮精察其時機及其方法。

且也欲使其目的達於完全結果之域。則勞働者須先自組織團體而此已組織團體者之團結力。尤不可不被防護於强固之基礎之上。也對於政府及資本家之企圖。不可不絕對反抗之。若其國之法律而禁止勞働者之團結乎。則勞働者

尤不可不盡力而圖其廢止。

誠如是也。則萬國各設立其國之勞働者團體焉。果資本與勞働者之間而起爭鬬時。可徑通告之於各國勞働者團體。將以協力而舉行萬國勞働者團結之實。此決議者。實由德國革命黨經驗之結果而來者也。德國革命者在狡獪專制家畢士麥宰相之下。受社會黨鎭壓令之束縛。苦鬬困戰。不可名狀。經此殘暴之後。遂生出如斯之議案於此次大會焉。此議既決。遂不啻起萬國勞働軍於一命令之下。一鼓而使紳士資本家驚倒狼狽。以爲將軍從天而下者矣。

雖然當時提出於大會中之議案。尤足使萬國紳士資本家驚倒狼狽者。則更有和蘭社會黨首領牛溫秀士之提案。謂

當國際戰爭方始時兩交戰國之勞働者當以總同盟罷工而應動員之命。

是也但此案未經通過。當時會場只決議反對國際戰爭而止。然社會黨進步之猛烈。亦足以見矣。

◎第三回租利希萬國社會黨大會

當馬爾克派之開第一回大會也。英國勞働組合之團體皆走集於可能派旗下。而附從其溫泉和說。今也馬爾克派之主義旣年盛一年。彼等乃漸悟前日之誤。遂去可能派而再投於馬爾克派之故巢。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八月遂開萬國社會黨大會於瑞士之租利希 Zurich 市。懸馬爾克半身之肖像。以六國之語言絕叫萬國勞働者團結萬歲。因革爾士亦提其龍鍾之老體。自倫敦來會祝其友馬爾克之勝利焉。

此次出席者都凡三百三十八名。內有猶太人社會黨團體之代表者及和蘭小學校教員團體之加入者。皆此次大會之特色也。今舉其代表者之數及其國籍如左。

國籍	代表者數	國籍	代表者數
澳洲	一	西班牙	二
巴西	二	比利時	一七
丹麥	二	布勒加利亞	二
法蘭西	四一	德意志	九八
和蘭	六	英吉利	六五

挪威	一	意大利	二二
匈牙利	一〇	澳大利	三四
羅馬利亞	五	波蘭	一〇
瑞士	二七	俄羅斯	一
色爾維亞	一	美利加	三

既入議事。乃接續比律悉大會而再提議團結組織之事。於是基於前次。所決議者規定當組織各國社會黨團體。及統一社會黨之萬國本部。且選舉各國勞働委員。以聯絡各國社會黨團體間之交通。使無遺憾。認許階級鬭爭使生產之法。成爲社會的。而以一切之團體及一切之政社屬之。

其他如速減少勞働爲八時間。如極力謀得普通選舉權。皆此次大會議事之重要者。也牛溫秀士之戰時總同盟罷工案。亦提出於大會。然仍以多數而被否決。

◎第四回倫敦萬國社會黨大會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開萬國社會黨大會於倫敦。實萬國社會黨第四回之大會也。大會之地所以必擇於倫敦者。欲使爾來漸近於馬爾克派主義之

英國勞働團體合同而統一也。開會之先。德國之新革爾 Liedknecht Singer 澳國之愛德雷 Adler 英國之葉尼諾馬爾克 Aveleng Elinar Marx 瑞士之希革 Greulich, Sigg 等。登演壇而握手。會衆皆唱革命之歌。以表萬國勞働者團結之意。所可惜者。欲合同英國勞働團體諸派之目的。仍未能完全達到。開會之弟四日牛溫秀士戰時總同盟罷工案又被否決。和蘭社會黨代表者之多數。擁其首領牛溫秀士而出。釀成議場宣囂之態。是則此次大會之恥辱而萬國社會黨歷史之汚點也。然所提議各事。終以多數而決議焉。其重要者則有如左。

一　凡達於成年者有總選舉。

二　勞働者自治之權。

三　婦人解放。

四　當反對殖民政策。

五　十六歲以下之少年當課以義務教育。

六　解放大學使聽講者不納學金。

七　十八歲以下之勞働者使禁夜業。

八　土地國有。

九　與小學生徒以午食。

十　全廢常備軍使以民兵代之。

十一　次期大會當於一千八百九十九年開於德國或一千九百年開於法國。

右諸條中惟第八條之土地國有問題討議其方法者正爲紛緜莫衷一是。其最後議。則惟決各隨其國情。採適當之方法以行之而已。

此次大會尤有注意者。則奬勵農民之團結是也。前此各國社會黨皆僅注目於工業大會。視農民若無正關與也者。至是始以農民之團結爲革命之一大要素。各國遂皆勢力運動。而社會黨勢力自是愈澎脹矣。

◎第五回巴黎萬國社會黨大會

一千九百年之九月法京巴黎開萬國大博覽會。此固各國人士薈萃之好時機也。社會黨乘之。乃開萬國社會黨大會於巴黎。以謀黨勢之擴張。自九月二十三日至

二十八日亘一周間而散會此次代表者之數之多為以前所未曾有。其國籍及其數如左表

國籍	代表者數	國籍	代表者數
法蘭西	四七三	俄羅斯	二三
德意志	五五	波蘭	一七
德意志婦人	二	美利加	五
澳大利	一〇	丹麥	一九
意大利	一〇	和蘭	九
比利時	三七	西班牙	四
哪威	一	亞爾然丁	一
布勒加利亞	一	葡萄牙	三
徐格(Czech)居於澳領波希米亞北部之一民族係斯拉夫種	二	愛爾蘭	三

此次大會所議決之事更夥其重要者。

一　萬國社會黨之團結當使更加強固之方法。

二　關於勞働時間與傭金之最低額設萬國的規約。
三　勞働者之解放。爲社會的階級而組織平民之團結。
四　常備軍之全廢萬國的平和之建設。
五　殖民政策。
六　海上勞働者之團結組織。
七　普通選擧直接立法。
八　與富紳諸黨之聯合。
九　五月一日之示威運動。
十　多拉斯特之問題。
十一　總同盟罷工。
而第一條使萬國社會黨更加强固之方法後議決分爲四項。
（一）設萬國社會黨中央委員。
（二）設萬國社會黨本部於比國之比悉律市。

第伍號

(三)設萬國代議士委員會。使在各國國會中之社會黨代議士之政治的行動皆成一致。

(四)設萬國社會黨圖書館及萬國社會黨記錄所。

議既決於是第五回之巴黎大會乃告終告終之日舉行巴黎大祭祭奠巴黎暴動殉難勞働者伯爾拉希 Pere. Lachaise 之墓地也。各國代表者皆排列而禮。呼社會革命萬歲。禮畢遂散會。嗚乎盛矣。

◎第六回安斯德旦萬國社會黨大會

◎各國委員之指定

萬國社會黨第六回大會一千九百〇四年八月十四日至八月二十日開於和蘭安斯德旦 Amderdam 市之喀布音樂堂。此次大會自世界各國社會黨團體所派遣之代議員超於千人以上。其間所指定之各國委員如左。

英吉利 { 亥德滿 H. M. Hyndman
　　　 { 國爾基 H. Quelch

亞爾然丁 { 堪比耶 A. Camdier
　　　　 { 烏加爾德 M. Ugarte

德意志 阿俄爾 J. Auer
　　　 新革爾 P. Smger
　　　 科芝開 K. Koutsky

比利時 芳德維爾 E. Vandervelde
　　　 安希雷 E. Anseele

西班牙 依革勒希 Iglesias
　　　 國節多 A. G. Quejido

和蘭 特洛爾斯 P. Troelstra
　　 斐安哥爾 H. Van Kol

意大利 斐耶利 E. Ferri
　　　 紂拉的 F. Turauti

波蘭 杰德爾折約克 B. Tedryejowoki
　　 俄由拉魯加 C. Wojnarawska

瑞典 布蘭青 Hj. Branting
　　 威克滿 C. Wickman

布勒加利亞 海拉科 N. Harlakew

美利加 黑倫 G. D. Herron

芬蘭 卡利 T. K. Keri

色爾維亞 士施羅利 V. MStoyanoritah

澳大利 阿德雷 V. Adler
　　　 斯卡勒 E. Skaret

波希米亞 勒麥克 A. Nemed
　　　　 蘇克普 Fr, Soucnp

法蘭西 維揚 E. Vaellant
　　　 普勒色 F. de Pressense

匈牙利 維爾特勒 T. Wellner
　　　 皆拉利 E. Garani

哪威 革林根 O. Kringen
　　 杰伯森 G. Teppessn

俄羅斯 普勒加羅夫 G. Plekhanoff
　　　 革利吹士克 B. Krelschewsky

澳州 愛魯 Che. Epre

丹麥 倫德色 P. Knudsen

日本 片山潛 S. Katayama

瑞士 浮爾和爾 W. Furhaly

第伍號

△日俄兩國議員之握手

右之委員中和蘭之斐安哥爾爲會長。俄國之普勒加羅夫日本之片山潛爲副會長。以十四日開會會長先爲開會之演說。次兩副會長代表日俄兩國之社會黨立演壇而握手爲禮。片山氏以英語對普氏而言。曰「吾茲與俄國之代表共相見吾正喜。吾日本今也非對於俄國起慘絕之戰爭者乎。吾日本之社會黨則自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以來。時時希望日本之社會的革命也。」普氏對之而爲答詞曰。「俄國人民非望戰爭者也。實爲俄國人民公敵者之政府。以其冒險的專制的政策挑發日本者也。今也俄國已陷於困境。實爲當然之報酬。所難堪者吾人民耳。雖然若使俄國而得勝利乎。則吾人民之爲犧牲者更不知如何矣。日本者非爲吾人除去專制主義之巨象之一足者耶。」嗚乎。此握手也。實世界社會黨發達歷史之可大書特書者也。且不儀對於世界之同志而已。實對於世界各國之君主貴族富豪紳士及一切之階級而表示社會運動爲世界一致之運動者也。社會黨之主義爲民胞物與之主義。爲太平大同之主義。無國界。無階級。只以純粹之人道與天理爲要素。

不於此益可見耶。

△日俄戰爭反對之決議

於是日本社會黨員提出反對日俄戰爭之議案。其詞曰。

日俄戰爭者。畢竟不過兩國之資本家的專制政府之行動已也。然兩國平民社會因之受慘痛之損害者不少矣。故吾日本之社會主義者。對於安斯德旦萬國社會黨大會之各員。希望各督勵自國之政府。盡其全力。使日俄戰爭速告結局。幷求此提議之通過焉。

此議案既提出大會。滿場一致皆決議如左。

今也。當俄國專制政治因戰爭而受打擊之防。吾人社會黨當爲政府與資本家制度之故。而爲犧牲。對於被虐殺之日俄兩國平民。謹表敬意。各國社會黨。當各以其方法反對此戰爭之蔓延及永續。

△社會黨硬軟二派之分裂

次於日俄戰爭反對之問題。而足以引起世界之耳目者。則關於世界一般社會黨

之政策之討議是也。此問題之由來。則起於法國之多勒夫斯事件。多勒夫斯者法國陸軍之一大尉也。以其爲猶太人種。故掌被擯斥於法人。法國王政黨乃利用之欲煽動無智之軍人。因顚覆共和政府。以恢復專制政治。然社會黨人則大不然。社會黨人以爲吾黨姑無論外專制立憲共和及其他如何政體之上。惡其結局之不平等固爲同一程度也。然就其掠奪平民之一切自由權利而論之。則與其爲王黨專制之政治。寧仍戴共和政治。畢竟猶稍勝一籌耳。故社會黨百端以援共和黨政府。其結局遂組成哇爾德克內閣。而社會黨員彌爾蘭 Millerand 氏乃入閣爲商務大臣。於是王政黨之陰謀遂組。而共和制終得維持焉。雖然維爾蘭入閣之後不守社會黨之目的者也。彼反助資本家政府之暴戾政策。以殘害勞働階級者也。當是時。也則有革斯德 Guasde 一派起者。而反對維爾蘭之入閣。又有鳩爾斯 Jaurcs 一派者則助維爾蘭氏。法國社會黨遂分二個之黨派。革斯德派者主張馬爾克以來之强硬政策。排斥一切之調和讓步說。純然取革命的態度者也。鳩爾斯派者主張不妨爲多少之讓步。與他之急進諸政黨。提攜而組織聯合內閣。以漸握政權者

也一千九百年開巴黎萬國社會黨大會之時。革斯德派曾提出强硬政策以求決議。當時各國委員不欲容喙於法國社會黨內輪之軋轢。遂通過所謂科芝開 Koutsky 議案。議案大抵以調和兩派。而折衷之爲主義而已。然二派仍皆以不如其所主張之故而甚不滿足也。其後維爾蘭雖因背社會黨之主義而除名。而軟派之思想則轉蔓延於各國。焉一時穩和派改良派臨機應變派入閣派等之勢力。幾於無處無之。遂與馬爾克派革命派非調和派並駕齊驅矣。此社會黨硬軟二派分裂之原因也。

社會黨硬軟二派分裂趨勢之進行則何如乎。一千九百〇三年德國社會黨開內國社會黨大會於德勒斯達 Lresden 市。軟派首領佛爾美 Former 提出綱領改正案爲四時間之演說大略言爲須實行社會主義之故。不可不變易其手段。而硬派首領伯伯爾則大反對之斥其爲降服於富豪之政策。於是故正案終以少數而被否決。而伯伯爾等之提案。遂得通過即所謂德勒斯達決議者是也。其兩議之辭曰。

吾人者斷不爲如改正派調和之企圖者也。吾人目的非以從速變更現在之社會組織而現共和民政之社會爲歸宿者耶。被改正派者實須改易其根據於階級鬪爭之革命的政策。而僅謀現在社會組織之改良者也。吾人其可不糾正之耶。吾人實信夫將來之階級鬪爭。斷不可有緩和之態度者耳。吾人今爲宣言曰

(一)吾黨今對於由資本家制度所生之政治上及經濟上之狀態。不感有何等之責任。故如政府有援助彼等階級而足以續長其權力之一切手段方法。則抗拒之。

(一)吾社會民主主義。從一千九百年巴黎萬國社會黨大會所採用之科芝開議案。不許參列於資本家政府。

吾人更進一步曰爲彼等資本家與政黨聯合之故。故當排斥爲現在社會之矛盾與反目者之一切企圖也。

如斯之決議。而德國社會黨硬派之勢力遽增。

又一千九百零四年四月意大利社會黨亦開大會。硬軟兩派之紛爭亦正激烈其

卒也。亦爲馬爾克派獨占勝利。

又法國社會黨之革命派。開內國大會。亦決議採用德勒斯達之議案。

於是萬國社會黨硬派之勢力。遂爲中中點。而軟派者幾如疾風掃葉雖有殘存亦無幾許矣。

至是開此次大會。此爭點遂爲議場之一大問題。主硬派者以德之伯伯爾爲代表。主軟派者以法之鳩爾斯爲代表。二人者皆雄辨家也。遂登演壇。爲數日之舌戰而皆不能分勝負。和蘭之維安得爾威氏乃提出兩派折衷之議案。然亦被廢棄焉。次乃投票而決德勒斯達案。其揭曉則除比利時丹麥和蘭瑞典瑞士亞爾然丁告中立外。贊成原案者爲德澳匈俄意西美波希米亞布勒加利亞日本波蘭及英之社會民主黨法之革斯德派等。而反對者則不過英領諸殖民地及英之獨立勞働黨法之鳩爾斯派而已。於是原案遂得大多數硬派之主張。終究於大會大會決議案之全文遂基於德勒斯達案而成立。

△一國一黨之決議

社會黨硬派既以大多數而制勝利矣。乃又爲一國一黨之議決。伯伯爾諸氏另以此事提出一案得全會一致之贊成而通過之。遂決議如左焉曰。

本大會今宣言於世界。凡勞働階級對於資本家制度之鬬爭。不可不發展其全力。故一國內只可有一致之社會黨。猶如一國內只有一層之勞働階級也。我社會黨各國之同志乎。其如爲保本黨一致之故。而盡全力之義務。

夫硬軟兩派之激戰也。社會黨似有內部軋轢之患固有令人不無遺憾者矣。然此一國一黨之議案。竟被全體一致之通過焉。則仍足以見社會黨公德心之圓滿。而團結力之强固矣。其後法國之二派。遂合同而成一大政黨。英美各國諸派。亦爲聯合之交涉。各國一黨之決議。遂漸睹實施之狀況。嗚呼人道與天理不誠爲盡人能知之而能行之者哉。

△第六回之大會終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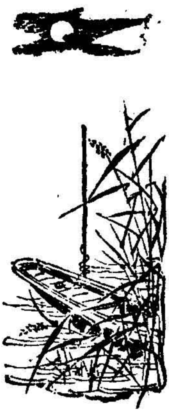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日安斯達旦萬國社會黨大會豫定閉會之期日也。閉會之前復議決每年須爲八時間勞働之故而爲示威運動。每年五月一日之勞働祭日須休業又豫

定次期大會一千九百〇七年開於德國倭敦伯國之斯士德加德市。（據最近所聞萬國社會黨大會第七回因祝俄國革命之勝利且援助其勢力之故、現擬改於俄國某都市開之。）決議既畢會衆皆拍掌呼萬歲而散會第六回萬國社會黨大會遂告終結

此篇原從日本「社會主義研究」雜誌中譯出。以原文篇幅文格稍有不整。略為修改。萬國社會主義進行之勢方興未已。故記事亦不得即視此為殺青之期。如近日法國社會黨兩派。已經復合。別生出「社會主義與愛國心」之一問題。將來次期萬國大會必為劇烈之爭點。吾人暫擱筆以拭目俟之焉可也。

編者識

第伍號



投降何益祇落得罵名耳

視今日之義勇隊拒俄會何如

小說

△獅子吼

星台先生遺稿

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留命一條。後滿洲的統帥下令。凡在明的世爵職官及富戶之家產。一概査抄入官。有魏國公徐青山。係徐達子孫。因家被抄。至流落爲乞丐。替人到官打板子。此是後話不表。滿洲雖得了南京。各處的義兵四起。江陰有一個典史。姓閻名應元。糾集民兵固守八十一日。滿洲死了一王二貝勒。折了十餘萬大兵。才把城打破。城中男女老弱。都在屋上丢瓦拋石。滿兵又死七千。全城盡死。沒有一個投降的。此外浙江擁立了唐王。江西立一個忠誠社。各人自帶糧草入社的。共有三萬人。都編成軍隊。抵禦滿洲。其餘各省的義勇蜂起水湧。未及一年。唐王又敗死。唐王駕下大將鄭芝龍。投降滿洲。芝龍之子成功。諫父不聽。別自去了。後來在金厦二島。與滿洲血戰多年。開闢臺灣。受封延平郡王。奉明正朔。滿洲不敢過

好孝順的漢人

滿洲亡於那拉氏故在此重爲提出

問。傳國三世。至康熙廿二年。才爲滿洲所併。後話不敘且說。唐王死後。各處義兵亦多敗散。桂王又爲臣民所擁立。時勢已不可爲。支持七八年之久。忠臣義士。多半敗死。國土全失。走往緬甸國。吳三桂爲滿洲統兵。逼緬甸將桂王獻出。即在軍前縊死。時滿洲順治十八年也。查點戶口。祇有二千餘萬。次年即康熙元年。中國沒有一處不是滿洲所管轄。看見女眞因爲分散。致被漢人所殺。把帶來中國數百萬滿洲人。一半駐在北京。號稱禁軍。一半分駐各省。號稱駐防皆另居一城。不農不工。不商不賈。由漢人供給。從各省擄來的人口。共有數百萬。分發旗兵爲奴。牛馬都比不上。受苦不過的。私自逃走。匿留一晚。即坐重罪。往往因一個逃丁。株連了千餘家。這些人再也不敢走了。祇有自盡一法。自盡者每年有數萬人。凡從著三藩起兵的子孫。發往軍臺。永世不準應考。朝中各官。滿漢平分。重要的職任。都是滿人執掌。大清律上凡漢人。娶滿洲人爲妻及姦淫滿洲人照。奴犯主的罪。分明是以漢人爲滿洲人的奴了。滿洲僭坐中國二百零。五年的時侯道光帝崩駕。咸豐帝登基。那國運已經不好了。外間有西

洋各國勢子强大得狠屢次來起衝突內裏又有一個西宮那拉氏。是廣東駐防旗兵之女。幼年父母雙亡。賣與人家爲婢。後咸豐帝揀選秀女。遂入宮庭。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妒似呂后。才如則天。凡書一覽不忘。咸豐帝愛幸無比。封爲西宮。生有一子。然曉得他心裏不正。日後必定亂國。將死之候。對正宮說道。儞是朕的正宮。自然這朝中事件。爲儞所執掌。這西宮是一個淫婦。才具又長。恐怕儞不能制他。朕又沒有別子。不能不立他的子。朕欲仿漢武帝殺鈎弋夫人的故事。(漢武帝妃鈎弋夫人。生了昭帝。恐他後日因母以子貴。執掌朝權。再如呂后一樣。先賜鈎弋夫人的死。然後立昭帝。然太子是爲殺母立子。)即傳那拉氏至前賜死。那拉氏痛哭乞命。正宮亦跪在地下。代那拉氏說道。漢武帝不是一個聖主。所做的事。怎麽可學。萬歲既要立他的子。爲何反要殺了他。於情理不合。務求萬歲開恩。咸豐帝歎了一口氣。叫那拉氏退出。因做了一道錦囊。交與正宮道。朕死之後。若那拉氏有不妥當之事。儞即傳集王公大臣。把朕的錦囊折開。將那拉氏處死。內有朕的御押御印。可以爲憑。正宮收了。咸豐帝即崩了駕。新主

覺羅氏的報應出了

登基。尊正宮爲懿安大后。生母那拉氏爲慈禧大后。照先帝的遺詔。祇有正宮可以臨朝。那拉氏曲意奉承正宮。正宮喜了他。竟扯他一同臨朝。那知那拉氏遂漸漸攬起權來。全不以正宮爲意。一日那拉氏稱說有病。正宮往西宮看他。不是得病。是新生了一個孩兒。正宮回宮。大哭了一場。口說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忽然想起先帝傳下的錦囊。打點上朝。傳齊文武百官。照先帝的遺詔行事。忽又回轉念頭。傳那拉氏至宮。戒飾了一番。又把錦囊示他。說道。倘如不改。我即如此。那拉氏連忙跪倒在地。痛哭連稱此後不敢。正宮本是一個沒有主見心慈的婦人。見他如此告哀。即道祇要妹妹以後謹愼。以前我也不追究了。即對那拉氏把錦囊焚了。那拉氏磕了好多個頭。做出那感激不盡的樣子。才回自己宮中。過了數日。差一個心服宮女。送一碗糰食到正宮。說娘娘感激老佛爺了不得。親手做了這一碗糰食。請老佛爺嘗嘗。正宮以爲他是眞意。即喫了。不久腹內遂痛起來。命人往外傳太醫院的御醫。還沒趕到。遂嗚呼哀哉了。從此大權盡歸他所掌領。但同治帝長大也狠英明。同治皇后也與他不合

我已明白
了

趣。那拉氏性酷愛看戲。養了幾套名班。所唱的無非那傷風敗俗的戲。一日唱那拷火買烟脂二齣。同治皇后拂袖而起。回得宮來。對同治帝說道。宮中事情。儞也要管一管。太不像樣了。那拉氏見同治皇后去後。也起身追來。在窗外竊聽。走進來把同治皇后一連幾個巴掌。罵道。賤人儞要離間我母子不成。恨恨而去。因此母子之間。有些不對。同治帝憂憤成疾。沒有太子。皇后說道。病已到此。皇上要早定大計。立那一個做太子。同治帝正執筆要寫。那拉氏忙走進來說道。儞病勢到了這樣。還寫得字不成。要來搶筆。同治帝說了一聲該死。把筆丟在地下。遂歸了天。看官。儞道那拉氏怎麽不要同治帝立太子。看官諒不知道。因爲同治帝若有了後。同治皇后反做了皇太后。他倒做了太皇太后。事情干預不得。所以不準同治帝立後。却爲咸豐帝撫了一個兒子。是爲光緒帝。年才五歲。同治皇后不久即死。至於何以死的。外人也不能十分明白。從此那拉氏越無法無天的鬧。修築頤和園。約費了數萬萬銀子。大監李連英。先前是一個乞丐。又做過皮匠。所以人稱他做皮小李。那拉氏喜歡梳頭。那些太監皆不

李連英爲實行排滿家

好大出手

中意。惟有李連英梳得最好。貌又生得美。大加寵信。弄權受賄。無所不爲。除了那拉氏。就算頭一個有權的。光緒帝不過是一木做的傀儡。威勢遠不及他。朝中各官。爭拜他的門下。內政不修。外交自不得手。外洋的勢力日大一日。中國的國威。日損一日。那拉氏祇管歛集天下的錢財。行他的快樂。那裡有閒心管這些事。光緒十年法國滅了越南國。十一年英國又滅了緬甸國。都是中國的屬國。及至二十年。日本又要佔朝鮮國。中國連打敗陣。到了二十一年。命李鴻章到日本講和。割遼東七城（即盛京省）及臺灣一省。兵費二萬萬兩與日本。後俄國因遼東與他西伯利亞相近。有防他的進取。强逼日本。把遼東退還中國。又命中國再出銀三千萬兩。送與日本做爲遼東贖價。俄國因此示恩於中國。從中國租借旅順大連灣。德國先租借了山東的膠州灣。英國也租借山東的威海衛。法國租借廣東的廣州灣。各國又從中國索得各省的鐵路權。礦權。航權。製造權。中國人民的生命沒有一件不爲所制。一十八省。分歸各國的勢力範圍內。光緒帝雖是柔懦。制於那拉氏之手。不能有所作爲。但到了這個時候。

也曉得舊法萬不可行。必要變法自强。才不爲各國所分割。怎奈滿朝大臣。都是昏庸得狠。一味守舊。光緒帝不得已。於戊戌歲擢用康有爲（廣東南海縣人）譚嗣同（湖南瀏陽縣人）梁啓超（廣東新會縣人康有爲門生）一班新進。銳意變法。那知康有爲是好功名的人。想自己一人一步登天。做過維新的元勛。因此就要排斥譚嗣同等。於是就想出一个計策。在光緒面前扯謊。說那拉氏要廢光緒帝。他的意思。以爲光緒必命他保護。豈不得了一場大功嗎。那時果然光緒帝命康有爲設法搭救。康有爲無法。就向袁世凱借兵。圍頤和園。又誰知袁世凱有些害怕。反將康有爲計洩露。被那拉氏知道。那拉氏勃然大怒。於八月初六日。從頤和園返轉紫禁城。把光緒帝囚禁在南海子。（池名）將一般新黨譚嗣同楊深秀楊銳劉光第林旭康廣仁六個人斬首。單有康有爲梁啓超二人爲人機巧。就逃往外國。組織一個保皇會。痛詆那拉氏。那拉氏恨不過。向各國索交康梁二犯。各國檢直不理他。因康梁是光緒帝用的。又要廢光緒帝。立端郡王之子溥儁爲同治帝的後。各國也不承認這事。爲著此二事。那拉氏及端王等遂有仇

他要打公使舘帮將賠欵連累漢人可恨可恨

不記得前日了

好看得狠不知與那庚子年之戲何如

恨洋人之意。到了庚子年。山東直隸等處。有義和拳滋事。這義和拳專與天主耶蘇教爲仇。稱有邪術。能使敵人槍砲不能及身。那拉氏大喜。命他們的大師兄。帶領拳衆往攻各國的公使舘。攻了數月。不特沒有打破。自已反死了好多。各國聯兵問罪。直抵北京。那拉氏同著光緒帝。逃往西安。初出京的時候。一件行李沒帶。數日沒有飯喫。眞是苦楚異常。後命李鴻章爲議和全權大臣。認各國的賠欵四萬五千萬兩。分作三十九年償完。本息共九萬八千萬兩。幷將沿海的砲臺折毀。京師駐札各國的護兵。其餘幷許各國在中國得多少的利益。到了次年十月。由西安廻鑾。沿途供帳。十分充足。竟比那康照乾隆朝之南巡盛典更加熱鬧。自西安到京城。開銷經費二千三百餘萬。重修頤和園。比從前越發華美。又把五百萬銀子起造佛照樓。各位大臣每日在頤和園賞淮看戲。正是亡家敗國君休問。終日笙歌入耳來。不說朝中之事。且說中國的國民。經此幾番風潮。濃夢也驚醒了一些。出洋留學的日見其多。東南海中一個小島。產生幾個豪傑。後日竟把中國光復轉來。變成第一等强國。要知此島爲誰。待下回分解。

△崖山哀（亡國痛）

第二齣（續第二期）漢奸

漢血 愁予 合編

（二院子引外辦髮窄袖蒙古服扮劉秉忠上引）一片丹心保蒙古擾亂中原 坐詩生來門第本清高兩代曾扶金與遼不是傳家有秘訣焉能今日事新朝白 下官劉秉忠表字仲晦。本是中華國瑞縣人氏自從曾祖投入西遼。做了幾任大官。成了一家著名的宦族。西遼失敗先祖見幾而作又投入大金也是政聲卓著先父中年下世。到了下官又投降蒙古不料衆口鑠金道我是昧心事外。那知道人生在世不能垂名千古也當遺臭萬年。說甚麽夷夏之防只要金玉滿堂。便不愧箕裘克紹。就是我劉秉忠又何嘗不關心祖國。無奈中華氣運不佳屢遭失敗且人才躋躋干進末由我家兩代已做了异國功臣。便是戚友寅僚恐怕都不肯援引況這蒙古皇上實在英雄新入中原一切中原的風俗政治。自然還是用中原人。方資熟手。把我這一肚子的經綸才學賣弄起來還怕他不驚才絕艷言听計從。把我當上賓看待。所以我曾搆思結想。上了一个萬言書。叫作定國安邦表。託御史台安圖代奏。那安圖與我素相結

識。又叨知己。想必替我極力吹噓。若能進爵加官。將來我家豈不是累世簪纓。三朝元老。思想起來。好不僥倖人也。（起唱西皮慢板）蒙古爺坐燕京天從人順。不日裡把江淮一齊掃平。眼見那宋室的江山不穩。再加上小朝建個個偷生。賈似道留夢炎（轉慢二六板唱）亂朝政暗地裡把土地當作人情。似這般文要錢武皆惜命。怎能夠報國仇重整乾坤。看起來我投降眞算僥倖。縱不能做大官也免了刀兵。因以上託安圖奏上一本。一行行一字字都是經綸。倘若是劉秉忠行時走運。到後來定能做開國元勳。說甚麼功名事前生註定。（控門唱收板）只要學古聖賢明哲保身。（院子隨下。鑑呂二人同上唱採板）鑑王侯將相原無準。功名富貴那有根。呂只要良心黑乾淨。包管他凌烟閣上畫丹青。接白唱來唱去。不覺已到劉秉忠宅子。待小弟前去叫門。（叩門介）門上有人麼。（院子上開門望介）原來是二位老爺。（請安介呂）小的叩見。院白罷了。爾老爺在家沒有。院白現在書房。呂白爾說我們特來奉訪。院白知道了。（轉身向內頭介）客到。有請老爺。（劉上）昨夜燈花結。今朝蟢子飛。是那一位。院白是鑑呂二位老爺。（鑑呂同進見拱手介）啊々々劉兄這廂有禮。劉白有禮相還。請坐。（二人坐介）謝坐。（劉白）兩兄

枉過。有何見教。(呂白)劉兄倆還不知道麼。劉白小弟倒也不知。還要請教。(呂鑑同拱手介) 鑑白 劉兄可曾上過定國安邦表。劉白 已經上過。鑑白這表耶主已准了。(劉暗喜介) 想是謠傳。(呂起立作勢介) 劉兄不信待我來告訴倆。小弟昨日蒙耶主喚去吃大茶飯。正吃得高興。唱得熱鬧。忽然那御史安圖上殿代倆呈上那个表章。耶主起先不准。後經安圖百般慫慂。竟要召倆進帳面奏。(拍劉肩介) 劉兄倆不是要指日高升麼。豈不可賀。鑑白 理當道賀。劉白 豈敢豈敢。小弟學問荒疎。見聞淺薄。將來還要領教。鑑呂同白 說那裡話來。劉兄才高智廣。到是我們的前輩老先生。快不必客氣。呂白 正是。將來倆老高車大馬。出入宮廷的時候。別見着我們不睬。就是看得起我們了。劉白 呂兄又來取笑了。小弟到底是新降過來。一切不甚熟習。總要諸公讓一步兒才好。呂白 甚麼不熟習。那牛奶酪酥也容易吃。我告訴倆。耶主很好伺候。只要他打獵的時候。陪著他騎駱駝。支布幔。拔下解手刀。割吃熟牛肉。那些事兒弄慣了。就得了。劉白 這略獵漁牧。本蒙古野蠻風俗。既入主中國。理應棄舊從新。況且君主一做這些事情。就是荒淫無度。異日召見。當補奏一本。以報知遇之恩。呂白

第伍號

倆再別說甚麼野蠻文明。安圖提起這兩個字兒。已受了一頓大馬金刀兒的申斥。不是嘴裡會辯。恐怕腦袋兒都靠不住。劉白 原來如此。多蒙指教。小弟已後留神就是。院子暗上白御史安老爺有要事奉商。呂對鑑白我們已來多時。鑑白 正是。(同起立介)同白告辭了。劉白改日再諸。恕不遠送。(鑑呂拱手虛下)劉白來。有請安老爺。(院子應介)向內白有請安老爺。(二卒引末老鬚蒙古服扮安圖上)忙將明主意報與故人知(入見介)劉兄。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小弟此來特爲吾兄道賀。劉白 說那裡話來。全仗大力。小弟感戴無已。請入坐細談。安白 郎主命吾兄即刻進帳面奏。小弟朝命在身不敢耽擱。異日再談。就此告辭了。劉白如此送過仁兄。(安下)劉白家院帶馬。唱搖板 適才安圖來報信。不由秉忠喜在心。雄糾糾氣昂往前進。(控門介)進帳面奏聖明君。(家院隨下)(接長捶四卒引忽必烈醉容上) 唱快板 適才間把酒飲忽然一事記上心多只爲劉秉忠奏他娘的甚麼本弄得咱家鬧也鬧不清因此上命安圖把他引引進帳來問詳情孩子們帶路寶帳進入坐介唱且候安圖到來臨 安上唱 忙步撩袍來復命見了郎主奏分明。(見介)奴才安圖。叩見郎主萬歲。忽白起來。安白謝過郎主。(起奏介)白 劉秉已忠

在宮門俟旨。忽白叫他進來。安白領旨。唱搖板帳中領了耶主命。去宣秉忠來面君（下）內劉接唱倒板安圖傳下耶主命。上唱快板 帳外來了新降臣。今番全憑三寸舌。定要打動大王心。忙步且把寶帳進。（跪唱介）劉秉忠叩見聖明君。白降臣劉秉忠見駕。吾主萬歲萬萬歲。忽白孩子們。賞他一个坐兒。叫他坐着好好兒說。別調文（一卒搬坐介劉坐介）白坐這兒罷。劉白謝坐。（坐介）忽白劉秉忠。劉白在。忽白安圖替倆上了一篇文縐縐的東西是甚麼 劉白 那是一道定國安邦表。忽白 恍惚也聽着安圖說過一遍。只是咱家不明白的地方兒多的很。倒底怎麼一回事。倆此刻細細講給咱聽。劉白 臣自投降以來。受恩深重。總想竭力報効。見耶主新入中原。中原的風土人情禮樂制度尚未十分講究。恐將來隔閡不通民心。難一臣竊思中國數千年來。不外取法堯舜 忽白 甚麼叫堯舜。劉白 那堯舜乃是中國古來兩位聖明皇帝。忽白 皇帝又是什麼 劉白 這皇帝二字。就是我們蒙古稱耶主為成吉思一樣 忽白 哦是了倆再說那 劉白 堯舜定了一切制度。歷代相沿。便成了習慣。耶主若要一統中原。必須仿中原習慣行事方稱便利。微臣有鑒於此。所以奏上那个本章 忽白 依倆怎樣做起 劉白 中

第伍號

國歷代都有朝號。忽白 這朝號怎說 劉白 朝號乃中國第一件要緊的事情。譬如中原。現在叫做宋朝。這宋字就是朝號了。忽白 咱們叫蒙古不就是倆說的朝號嗎 劉白 郎主錯了。蒙古乃我們的國號。就同中原十八省叫做中國一樣。且蒙古二字。本是中國人從我們文字裡面翻譯出來的音。如今既要變改成中國字。這兩字在中國人看起來就連不櫳了 忽白 哈哈。原來有這些道理咱家不省得依倆改个甚麼名兒 劉白 依臣愚見。當改个「元」字。忽白 元字有幾筆是怎的寫法若是麻煩咱就不要倆上來寫給我瞧 (劉上案寫介)白 這元字只有四筆。簡畧得很。就是郎主也容易寫會 (寫畢忽看介)(點頭介)白 使倒使得但蒙古兩个字兒咱們世世代代都認慣了都寫慣了忽然換上一个字兒不要鬧幾十年幾百年咱蒙古人還不知道甚麼味兒倆可先說明這个解法咱家也好告訴他們 劉白 元字的解法。乃是從中國易經乾卦上來。他說道。乾乃君象。元首也。忽白 我不懂倆又調文倆比給我看是甚麼東西 (劉指天介)白 乾就是天。(又伸大指作勢介)白 元首就是天底下第一个。豈不是皇帝麼。忽白 也好大的狠我喜歡就這麼罷還有哩 劉白 第二件就是定年號。忽白 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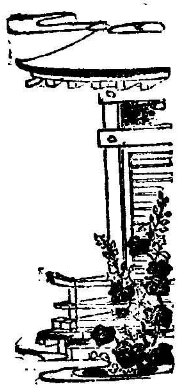
麼叫年號 劉白 中國從漢朝武帝以來。歷代的皇帝都取个年號兒記他做皇帝的年數即如現在宋朝。這趙頭兒也有箇年號。叫做咸淳。他做了幾年皇帝就叫做咸淳幾年。忽白 倆先說的那个甚麼元字。咱很明白就用他咱做了八年皇帝就叫做「元八年」罷 劉白 臣先前說過。那是朝號。不可兼作年號。並且年號揔是兩个字兒。郎主既喜歡那个元字。臣就加上一箇至字。叫做至元。忽白 一箇字兒剛剛清楚又來一箇怎麼講 劉白 這至字當作極字解至元就是極大的意思 忽白 很好也依了倆今兒說得有趣橫竪沒事倆可再說上些來當作故事兒聽 劉白 第三件就是定官制。忽白 怎麼叫官制 劉白 凡是郎主的奴才同那些降過來伺候郎主的人都叫做官必定要分箇大小出來就叫官制 忽白 這分大小又有甚麼原故 劉白 替郎主盡忠報國併命打出江山來的。自然要賞他的大官。那次一等的自然要小些大者大小者小也好激動他們等他們存一箇升官發財的心力圖上進 忽白 這件事也不可少倆去代咱慢慢的定些名兒罷再講來 劉白 第四件是制朝儀。忽白 這制朝儀安圖已替倆說過他說的話咯哩咯噠沒有倆說得清楚所以叫倆進來就爲這

件事今兒倆再說一遍罷 劉白 朝儀是朝廷上臣見君的禮節那中國自漢朝高祖登基以來他手下有一臣子名叫叔孫通代他定下朝儀朝廷上才威風凜凜做臣子的才曉得皇帝是同天一般對着皇帝必要行最恭敬的禮節不敢輕舉妄動胡言亂語慢慢兒由敬生怕由怕就可以激發他們忠君愛國的良心 忽白 照倆這樣說那不是咱家不能和這些奴子們耍子嗎 劉白 皇帝本是除了上天以外。沒有可以同他一樣大的。如何能和奴才們頑耍耍是一頑耍奴才們見着皇帝就不是箇希罕東西便要倆爭我奪的鬧起來幸而鬧得讓位不幸就要吃他們的刀子豈不是江山不能安穩還要把性命去陪着吃虧麼（忽吐舌介）白 呀還有這麼一箇嚇死人的原故那麼皇帝也不容易做了。自然依倆的話保得咱江山安穩性命久長是最好的事咱就拜托倆把那朝儀加重的制他一制 劉白 這箇臣自然要用心辦的不消郎主費心。忽白 倆所說的咱家沒有不依還有一件事。咱在蒙古的時候聽得中國放過來的議和大臣賈似道說中國皇帝住的宅子又大又高又多又寬又體面都是黃瓦紅牆白石台階紅漆柱子所用的棹兒椅兒也是描龍畫鳳而且娘兒

們。還多着甚麼東西南北宮三妃九嬪愛上那一個就用那一個咱想起來眞正快活。眞正熱閙倆是咱的好奴才。倆就找着幾箇蠻子替咱造一座那樣的宅子住住。選幾箇頂好的美人陪咱睡睡可做得到麼 劉白 這是小事。郎主是一國皇帝。要做就做。誰敢不得。攻城掠地已經得了許多子女玉帛還怕不好造座頂體面的宮殿至如妃嬪宮人更是容易郎主如此聖明中國人都傾心歸順那些婦女誰又不想入選做一箇妃子伺候龍體沾一沾洪福哩 (忽笑介) 哈。哈我也這麼。說。事不宜。遲倆就回去辯起來罷。 劉白 領旨。 (起謝介) 轉身唱 一霎時奉了郎主命。不由秉忠喜又驚。先只說此本難奏准又誰知他一件一件件件照樣行辭別聖駕出朝門 (控門唱收板) 從今後是蒙古第一功臣。 (下) 忽唱搖板 忙把寶帳來下定。 出坐轉快板唱 劉秉忠眞是心腹人他說的話兒全對勁不像那些不忠臣只候他宮殿來造竣 (四卒繞場介) (然尾唱) 大家同享太平春 四卒擁下

第伍號

崖山哀



來函

△舊日維持會之一分子　張蔭喬簡

（前畧）僕不肖。於政談無所知。不敢妄一言以取譏當世惟于遊學界感觸至眞則於外間對學界之批評。亦時時注意比見新民叢報第三四期刺論東京去年學界事者至再。僕惶惑實甚。原欲作書徑問之。然窺其意氣敖然不可嚮邇。故藉貴報一通僕之情素。貴報倘亦許之耶。

僕以爲飲冰抗爲政談。材料至多。無取刺刺於學界事。以自詡能爲事實論者。而所取材不過爾爾。人已將笑飲冰之陋。且於人既往之失。而時時刺之。在己爲輕薄。在社會則無所補益。雖飲冰自文。謂非翹人短。然實際如是。（飲冰自註云。彼事件早已過去吾非欲再提之以翹人之。短但其事之性質泡相類云。云是殆謂所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耶。）詼嘲之餘。雜以慰藉。尤難堪耳。況飲冰抑揚其詞。曰「學界事件至小者也而若此」曰「學界中人又一國中文明程度最高者也而若此、」肆所欲云。何其不留餘地也。

飲冰自以爲論學界事中肯綮耳。而僕則大覺其不倫。僕亦無事贅言但舉其一端。以總幹事某氏。僕嘗識其人。飲冰亦與交契。然固知愛名譽。於學界無作威作辟之事。而飲冰比之上斷頭臺之路易十六。何其不倫耶。至謂使聯合會有執行刑罰之權。則一旬之間。八千人將屠其半反動者起所屠餘之半又將起而屠昔之屠人者。此等妄言。直成何語。而飲冰竟謂親當其境者。必能知其時之國民心理實如是。噫僕即反對之一人。且累於公衆宣言抗詞不撓者也。然却絕對不能承認飲冰之語蓋爾時雖有蜚書揭帖多爲一二挾私嫌者所爲。非必以政見不相容。而衆出死力以相窮治。間有示威運動。亦其少數。而飲冰乃爲充類至盡之詞。則僕不識其何心。欲識聯合會之眞相。當觀李景和章士釗二君與維持會書。欲識維持會之眞相則。當觀維持會第十次意見書。而李章之書。僕至今猶念之。摘錄其要語於左方。

(原書) 盖聯合會之舉動。吾輩祗當謂悞用其熱誠。而不可謂其心之非公。其示威運動之種種不當則由於彼等迷認一爭國體事件於腦中。故急欲出而一致。幸而此爭與國體毫無關係已耳。萬一有他問題。誠爲爭國體者。而得如彼輩之

堅持。則我亦將一切抹殺耶。鄙意以爲彼等直是誤解。其根於誤解所生出之辦法。雖有不當。不能過責。以彼等所知雖是誤點。而知而能行。不惜犧牲一切以求達其所持之主義。以視齷齪之輩倡言反對。而與吾輩異其旨趣者。吾猶將舍彼而取此。

如右書者。非所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乎。較之飲冰同一局外立言。何相去之遠也。飲冰痛譏學界以不解東文。不諳法律。故有此謬。僕願飲冰毋太易其言。飲冰所刊布之「關於學界公憤事件之意見書」今猶在也。其果解東文耶。果諳法律耶。立於局外。不至爲感情所蒙。敖然作書。發表意見。而錯謬迭見。又安怪彼局中人耶。若飲冰不服僕言者。則僕試取其書略摘數謬。以還質之。僕以爲飲冰意見書。有不解東文之謬。有不識法律之謬。有主張之謬也。

一不解東文之謬。　文部省令關於使淸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規程。其第九條云。「選定ヲ受ケタル公立又ハ私立ノ學校ニ於テハ淸國人生徒ヲシテ宿舍又學校ノ監督ニ屬スル下宿等ニ宿泊セシメ校外ノ取締ヲナス

第伍號

ベシ」此條應譯爲受選定之公立私立學校。使清國生徒宿泊於寄宿舍及屬於學校監督之下之下宿等。當爲校外之取締。（維持會意見書詳文亦如是）而飲冰則譯爲「受選定之公私立學校。其合清國人宿泊之寄宿舍及屬於學校監督之旅館。要爲校外之取締」加一其字而去一等字。且其語意亦截然不同。果如飲冰所譯。則原文當爲「清國人生徒ヲシテ宿泊セシムル寄宿舍又ハ學校ノ監督ニ屬スル下宿ニ對シ校外ノ取締ヲナスベシ」方合。而原文不爾爾。又飲冰解釋校外之取締一證。謂不過該校付於此等宿舍要爲取締。於不住舍之生徒無與。則文部省令捨不住寄宿舍之生徒。而專指宿泊于寄宿舍及屬學校監督之下宿者。則原文又當爲「寄宿舍又ハ學校ノ監督ニ屬スル下宿ニ宿泊セシムル生徒ニ對シ校外ノ取締ヲナスベシ」而原文又不爾爾。推原飲冰致誤之由。在不識等字爲示例之意思。又誤讀文部省說明書。亦認自炊及共同宿所一語。然彼說明書自對於一般疑乎學生不得自炊及共同宿所者而言。非謂自炊及共同宿所者不受校外之取締也。故文部省

因總會請求先爲第九第十條之解釋云。九條所定。係令學校爲留學生校外約束。以免爲不良之徒所誘。於其品行經濟衞生等項。各有稗益并爲鄰邦留學生謀教育功効起見。如與以上各項無碍。或居親友端人之家。由此通學。或自行賃屋居住。自成一戶。固非本條所禁止也云云。其意至明晰。飲冰以等字爲僅指宿泊寄宿舍及屬學校監督之旅館。故致歧之又歧也。

又第十五條云「本令之規定ハ小學校及小學校ニ類スル各種學校ニ關シ之ヲ適用セズ」當譯爲本會之規定。小學校及類於小學校之各種學校不適用之。而飲冰譯爲「本令所規定凡小學校及類於小學之各種學校皆適用之」セ爲サ行變之將然格。ズ爲助動詞之否定詞。而飲冰不之識。譯成反對。蓋不待譯穗積氏論文。而已有此謬矣。

二不諳法律之謬。飲冰意見書十六頁云。「欲經議會以廢止此規則當如何而始能辦到乎。則必先有議員中五人以上之人建議。將此事件作爲彈劾案經第一讀會第二讀會第三讀會通過。列於議案之中。然後開議。議時得多數

可決、上奏彈劾云云」按日本不認憲法上大臣之責任。故不認狹義之彈劾制度。而廣義之彈劾。則可爲上奏之內容。然其効力輕微。天皇無答勅之義務。至三讀會之手續。則規定於議院法二十七條。云法律之議案。當經三讀會議決之。但由政府之要求或議員十人以上之要求。於議院而以三分之二以上之多數而可決時。得省略三讀會之順序。至於上奏。則並未聞要經三讀會者。不知飲冰何事杜撰故實而爲是證也。

又十七頁云「據日本憲法、豈惟外國人無要求權、即本國人亦無要求權、惟有請願權耳、而此權尙非盡人而有、彼憲法五十條云兩議院ハ臣民ヨリ呈出スル請願書ヲ受ケルコトヲ得、岡實氏行政法論解釋之、謂人民請願只能由議院間接上達耳、非令直接有此權也、原著一五一葉本國人猶如此更何論外國人」僕始讀此段。爲之驚怪。日本憲法三十條。明云日本臣民守相當之敬禮。從於別所定之規程。得爲請願。是此權明明盡人而有。特須守相當敬禮及從別所定之規程而已。至憲法五十條。則規定議院者受請願書之

權其與臣民之請願權兩不相妨決不得以不能直達天皇遂謂非盡人而有也。至飲冰所引岡實氏語亦其無聊自來無以是論請願權者僕初已疑岡實氏不宜有此言及依飲冰所註撿行政法論綱一五一葉岡實之言則如左。

我現行法中此ノ救濟手段トシテ一般ニ認メラレタルモノハ憲法第三十條ノ規定ニ依リ與ヘラレタル臣民ノ請願權アルノミナリ尤モ帝國議會ノ權限トシテ政府ニ質問建議スルコトヲ得ト雖モ之レ臣民一般ノ權利ト認ムルヲ得ザルヲ以テ茲ニ論スルノ限ニ在ラズ

僕乃知飲冰既不知法律。又不解東文。故陷此巨謬。試直譯岡實之言如左。

我現行法中。一般所認以爲救濟手段者。惟有依憲法第三十條之規定所與之臣民請願權耳。」至若得以爲帝國議會之權限而質問建議於政府。此不得認爲臣民一般之權利。於茲不具論。

飲冰不解東文。不知尤字以下別爲一段。又不知岡實所謂不得認爲臣民一般之權利者。專指屬議院權限之質問建議二事。遂混爲一團竟謂請願權於

日本國臣民。非盡人而有。而自謂依據岡實氏行政法論綱。嘻於穗積氏則謂其不認憲法四十五條之規定。於岡實氏則謂其不認臣民請願權。日本法學者。如是馱目。宜乎謂談法理爲是丹非素。無所不可矣。

三主張之謬。　飲冰意見書。痛駁當時主張取消規程者。而已於篇末又忽主張追加但書三條。豈取消不可得。而加但書則易易耶。以其主張之結果。遂致一月初旬間。猶有投書維持會援飲冰說。謂宜使文部省追加但書乃可轉圜者。即飲冰意見書之餘毒也。維持會報告記事。有專論此一節者曰「以爲實益計則大非。以爲取護同學藉此轉圜則近是。吾國人之積習。好言體面。往往不問眞際。惟粉飾外貌以爲工。此固本會不敢爲。抑所不屑爲也」不審飲冰見此。復作何語。且其所擬加之但書三。其附加第九條者云「但住寄宿舍若學校監督之下宿等與否。聽學生之自由」夫等字爲示例用語。實包自炊共同住居者而言。今云住之與否。聽其自由。所謂否者。一切不住。則惟有歸國耳。其附加第十條者云、「但性行不良、限於刑法上之常事犯罪行爲、更自注云加

常事者別於國事犯也」語殊可笑。不知其所謂別於國事犯者別於中國之國事犯耶。抑別於日本之國事犯耶。兩者皆不可通。總之以未嘗研究法律。故有此證也。（憶香港某報論此甚詳且善謔也）

以上僕所私以爲飲冰錯謬之點。恐飲冰亦無以自辨。惟僕與飲冰所持不同。飲冰刺譏學界而自謂非翹人短。僕則不辭爲翹飲冰之短也。飲冰苟知其短而自玆不復易其言。學界將稍稍不聞此等議論。則僕雖獲罪飲冰。其奚辭焉。（後略）

其二　　恨海

民報職事諸公鑒、　貴報自發刊以來。受海內外熱心同胞之歡迎者。固非筆墨形容之所能盡。即老師宿儒之輩。亦莫非得民報一分。如獲拱璧。足見人心未死。漢室猶有轉機。民報之發達。即中國民族之發達也。民報之發達。即中國國民自由程度與幸福程度之發達也。民報之發達。即奴隸主義之消滅而人格主義之發達也。強制主義之消滅而人道主義之發達也。出百萬貔貅。掃滅人間之障碍物者。民報之力乎。人非木石。具有天良。讀民報而不生奮心者。人間世應無此敗類。乃不意讀貴

報第四號而竟有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夫革命論也。而竟有非之者哉。鄙人不責非革命論者而正有不滿於諸公之駁非革命論者。何其不自尊與不自愛而褻其筆墨一至此哉。

夫新民叢報之性質。清政府之機關雜誌也。主持新民叢報者。以其一枝清翻考卷之筆。拾他人之餘唾。砌成一種臭惡不堪之文者。果何人乎。是即清政府之弄臣梁啓超其人也。以清政府之機關雜誌。與清政府之弄臣。而責其與我革命宗旨之不表同情者。自其不能聽之方面言之。則猶之對牛而彈七弦琴。自其不肯聽之方面言之。則猶之遇仇人之出刄刺我而責其不仁也。容有濟乎。

貴報有云「論者（指梁賊言）亦中國之一人也。」鄙人以爲論者昔日之中國人。而非今日之中國人也。昔者固爲中國人。今則自甘爲非人之類。而況爲中國之人乎。如謂此人而猶得謂之中國之一人。是猶之安南人之隷法籍者。而猶謂之安南人。是猶之盜我漢土。斷送羶胡之張弘範吳三桂曾國藩諸漢賊。而猶謂之我黃帝之子孫。我同胞之兄弟。然乎否乎。

貴報又云『論者(指梁賊言)吾仇也。非私仇也。乃公仇也。』鄙人以爲自梁賊之表面上觀之。代異族之專制政府立言。直接以排斥我革命黨。間接以殺戮我同胞。此固吾仇而且公仇也。不待言而自明。然試問梁賊之本心。果畏我革命之成功也。而梁賊無此過慮。試問梁賊之最終目的。果畏我革命之成功。而滿室不保也。而梁賊無此愚忠。彼不過一奸滑之小人耳。革命與不革命。於彼之本心毫無關係。於彼之最終目的。亦毫無關係。其所以勉强牽涉而及於革命之言者徒取巧以博韃廷之歡心。而爲噉飯地。彼何嘗眞心與我爲仇也。不過故意與我爲仇而彼之奸計始得遂耳。

貴報又云。『論者(指梁賊言)雖吾仇。姑强抑吾怒平其心以立於相對辨論之域。』鄙人對於貴報之所辨駁。原不敢一詞或贊。想凡居於學界中之人。當亦莫不同此見地也。然辨駁則辨駁已耳。其如所與辨駁者之非其人而祇自損吾價値何。即不然以爲梁之所言有妨吾人正大之宗旨。而爲我同胞前途之患。公等以不忍不言之心。而迫於不得不言之勢。則可以發明貴報正大之宗旨。以正告我同胞。而不牽及於無足重輕之言論可耳。何樂與新民叢報之辨駁爲哉。即又不然。貴報社諸公。以抱一

救同胞惟一之目的。凡屬我同胞。無論其現在之行爲思想何如。總欲以盡吾人之天職。感化之而使歸於有耻之途。而不致終以甘於自暴自棄。冀以吾人言論之結果。彼如天良感發。自不得不理屈而辭窮。辭窮而心折。是公等之不忍不言而不得不言之一片苦心也。誠如是。公等可以立於正言開導之地位。則服從者猶是服從。公等可以立於教訓之地位。則信仰者猶是信仰。而何必謂相對立於辨論之域哉。此鄙人所以爲公等引爲大恥辱者。莫此爲甚也。況梁之議論。標竊於他人之口。而心中毫無識別判斷力。直乳臭子之不若。乃居然沐猴而冠。對貴報而大昌厥論。不過向班門而弄斧。於公等乎何傷。何公等竟不憚煩而若是。抑公等以希望同胞之心過切。以爲彼雖不肖。我等斷不可任彼之不肖者。終無反正之時。即使不肖者聽而不聞。終自外於人類。亦不辭舌弊唇焦。以盡我同胞規過之義務。而此心始甘。則何不先要求如左之二條件。

一　爾自今以後。肯不爲異族之奴隸否。肯不爲卑劣齷齪之行爲以要求利祿否。如其不肯。則爾口之所言者。必非由心之所出。是故意與公理爲敵。

犯天下之不韙。而非平心之論。吾不與爾辨。如其肯也。是爾無學問之過也。無政治思想之過也。無法律知識之過也。吾與爾辨。

二 爾自今以後。肯與清政府斷絕關係否。且即使清政府召爾。任用爾。爾肯不應彼之召。不受彼之任用否。如其不肯。是爾忍自抹煞其天良故意斷送二萬方里之土地。以愛覺羅氏一姓之私產。摧殘四萬萬家人之性命。以交換爾一人之最優幸福。而非平心之論。吾不與爾辨。如其肯也。是爾未嘗學問之過也。未嘗有談政治材料之過也。未嘗有講法律資格之過也。吾與爾辨。

公等若以此條件提出。而要求梁啓超之覆答。鄙人知雖縲絏梁啓超之父母。誅戮梁啓超之妻子。而梁啓超寧忍氣吞聲。不敢作嘻噓之歎。何也。有害於利祿之爲也。誠能如此。梁啓超從此可以不爲革命阻矣。從此可以不爲同胞患矣。新民叢報之主義。可以不復出現於二十世紀之學界矣。何公等竟不出此。而爲此無味之口角乎。

鄙人願貴報之勿復罵梁啓超也。昔章炳麟先生對我等有言。『與其誅數張之洞。不如誅一梁啓超。張之洞雖愚。不足以害學界。梁啓超雖無學問。直足以惑羣盲』鄙人至今。尙佩斯言。故以鄙人之見。力不足以誅梁啓超者。任之可耳。愼勿罵之。梁啓超非畏人罵者也。直欲人罵者也。直欲人罵而恐其罵之不毒者也。直恐人罵之不毒而故出其使人以憤之一標準。以招人之罵。而且務爲其毒者也。受罵之程度愈高則其做官之時期愈熟。笑罵任他笑罵。好官我自求之。非梁啓超之謂而誰之謂哉。如謂梁啓超果畏人罵也。何以輿論上之罵。如各國留學生之無人不罵。如內地有智識者之無人不罵。而梁啓超不畏。何以雜誌上之罵。如江蘇浙江潮大陸游學譯編湖北學生界之無不罵。而梁啓超不畏。何以新聞上之罵。如警鐘日報蘇報國民日報大同日報圖南日報中國日報福建日日新聞南洋總滙報之無不罵。而梁啓超不畏。吾知梁啓超之心。苟有可以達其利己做官之目的。雖其醜於受罵之十倍。如咀吮癰糞之事。亦無不樂而爲之。即更甚如鄧通董賢輩之穢行者。又無不樂而爲之。罵之云爾。何足算哉。公等不考究夫梁之性質乎。彼蓋嘗裝一副令

人憐之打扮媚虜廷彼所作新中國未來記。（見新說第一年）其一般妓女乞憐專頌虜廷神聖。（其言甚多筆不忍述閱者可取原本觀之）殊覺令閱者肉痲。鄙人曾題有絕句二首。（係癸卯作）云

海外羈棲已六年。君王不諒妾心丹。祇餘一掬孤臣淚。灑向橫濱日暮天。

一片歸心未有期。夢魂夜夜拜丹墀。君王若問妾顏色。大不如前宮裏時。

然此不過其一端耳。試翻新民叢報。其論說何一非爲清政府畫策。其記事何一非關心清廷之家事。（新民叢報某號大事月表載有皇陵火夫皇陵火與不火。關於政治上事、殆專以取媚而已可、笑可笑、然予素惡其人之故、並未嘗看伊之報、偶見者且如此其全部可想而知、）遇有朝廷等字樣（字樣甚多、予以不善做奴隸之故、不能悉擧其例、）則抬頭。遇有清帝上諭則則爲明降。人格卑下。至如此極。世顧有如此無恥之徒。而猶畏人罵之者哉。夫彼之所畏者。特恐清廷之懷疑耳。不觀夫去歲清廷有調查日本留學生之在革命黨之一役乎。彼調查者偶到橫濱一次。而心驚膽落。毛髮悚然。如有禍從天來。性命莫保之狀。遂促其鷹犬。向駐日之某公使館言曰。『我自創立保皇會以來。誰不知我爲保皇黨中人。而非革命黨中人。政府乃疑我圖謀不軌。不亦過乎。』此等人面獸心者。而尚足以當一罵。何公等之不自愛若是哉。抑又思之。梁賊旣以自忠於保皇主義爲目的。

則宜視保皇黨爲獨一無二之機關。以外無生命視保皇黨之機關。以外無立錐之地。視保皇黨之機關以外無達其最終目的之資本。倘保皇之機關有不穩之現象。則彼應極力維持。而惶恐無地。抑鬱欲死。乃自甲辰以至丙午。其間之由惡選良出保皇黨以入革命黨者。不可以千數計。（見之大同日報之聲名退會之廣告祈閱者諸公自查之）而保皇黨之機關於是而歸於解散。而梁賊不憂此機關之解散。而且希望此機關之解散。竊視此機關之解散。何也。以使自政府方觀之。愈足以形容其已之爲忠於滿洲皇室之惟一人物。全黨雖解散殆盡而梁啓超之精忠報滿者至死而不解散也。」此則梁賊之對於伊黨機關之態度也。試更將範圍縮小而論。新民叢報之主義。欲以發表保皇主義之原因俾得做官之結果爲主義者也。宜其力圖勢力之擴充。與信用之遍及。癸卯以前。新民叢報之消數。已頗不少。撰述員亦多而熱心投稿者又紛紛而不絕。逮至癸卯以後。內地民智日開。嚮之所謂吾皇者。非眞吾皇之悔心勃生。而新民叢報之消路頓減。繼而民報出現。國民主義與民族主義。漸浸盈於同胞之腦海。嚮之與新民叢報有關係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敵國之。撰述者向他報而撰述。投稿者向他

報而投稿。故數月以來之新民叢報。爲梁啓超一人所作之新民叢報。黨派之機關雜誌。忽變而爲獨夫之機關雜誌。此眞千古未有之慘狀也。而梁賊不憂及於此。且惟恐其不如此。且喜其何幸而至此。何也。以其能至如此之故。俾得自政府方面觀之。以爲「人人忍我遐棄。梁則丹心貫日。百折不撓。孔明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梁其有焉。」此則梁賊對於新民叢報之小團體之深心也。而梁賊猶以爲未足。深恐滿洲之官。或不如是之易得。遂故意出以不理由之論。向貴報而挑戰。明知其戰之必敗。但戰之愈敗。而其目的愈達。乃貴社諸公果入其彀中。竟與之戰而不辭其苦。鄙人知梁啓超得貴報之駁論。應坐橫濱之新民叢報社中。喜不自勝。拍案大叫曰。「民報社諸人。果薦我也。果保舉我也。果墮我反間計中而薦我也。而保舉我也。果恐政府之信用我者之不深。而極力而薦我也。而保舉我也。我今得之矣。我從今以後。可以不事他事矣。秋風不遠。我其洗耳以聽佳音矣。」此則梁賊之對於貴報之微意也。鄙人不文。敢以芻蕘之言。獻之貴社。願貴社諸公自今以往。愼無攻擊笑罵梁啓超爲也。願凡我同胞愛國諸公。愼無攻擊笑罵梁啓超爲也。則中國前途之

幸。

恨海頓首再拜

按此函。可謂嬉笑怒罵。無不至矣。梁氏爲人。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殆無待本報之抨擊。而來函雖詠詭其詞。而意實謂本報不就其根本立論。俾無立足餘地。以爲梁氏之排種族革命言開明專制。皆非其根本。根本所在。祇譸張爲幻求媚於異族政府耳。然本報舍之不攻。亦自有說。蓋文字自有範圍。彼以邪說惑世誣民。故本報首以廓清之爲務。使其言不見信用。則吾國民腦筋之毒盡。吾人爲文章之目的。亦可稍達。若其詭於此而以見誅革命報。故驟得庸於異族。則汙下已甚。吾輩不屑問也。且梁氏惟輕薄耳。無學無才。即滿洲果復庸之。亦無所增其毒。不足爲漢族患。吾又敢決言也。一月以來。投書本社者。什八如此稿所持。因擇登之。以見旁觀之冷眼。并畧記本報立言宗旨。以爲荅。

編輯人識

本報告白

啓者各地通信本社概在新宿之發行所現爲
廓清事務起見所有事項均以編輯部直接以
後通信諸君無論重要尋常定報等事即希直
函日本東京市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民報編輯部爲荷

社告

本報現已發行至第五號其第一號四版第二三號三版第四號再版皆在印刷中不日可應閱者之盛望惟本報開辦已半年內地各埠代派處尙有報費未寄到者請速即惠郵本社編輯部處否則暫時停寄此外各省各埠如有欲爲本報代派者三十分以上皆以八折算其定閱全年者須預交報資郵費所有本社銀錢出納皆以日本銀幣計算並希注意

代理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的機關報之元祖自己亥年創始以來其間經歷幾許大風潮屹然不少變動其名譽其價值久爲一般社會稱道不置無俟贅述矣本年該報更大改良言論之精闢資料之宻豐均臻絕頂其尤著者爲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洋洋萬餘言受社會之最大歡迎等于洛陽紙貴誠空前之傑作也其他如對於拒約及粵漢鐵路各問題均能實事求是摘伏懲奸則其小焉者耳玆托本社代理全年連郵費十一元今爲吾國苦學界特別减收全年九元半年五元報資先惠否則恕不應命

代理處　民報社啓

亡國慘記

是書寫滿清入關以來虐待我祖我宗之慘狀字字悲哀字字淚血皆係當日之眞像其筆記諸公又皆爲有明之遺老而爲吾人之所耳其名而慕其人者是誠具有良心與有民族觀念者不可不讀之金丹品也現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發行所 **亡國紀念會**

總售處 **民報編輯部**

中國路礦航運危亡史

洋裝一冊定價二角

寄售處 清國留學生會館 中國書林

敢告中華諸君

凡電氣工藝 其事甚新 且比蒸氣 瓦斯力大工精歐美工局 率癈蒸滊 瓦斯換以電氣誠非無 故中國山河之大物力之豐再用電氣靈妙之機藉 以起工 其勞甚少其効自無盡藏 而製造土貨 亦可收回 權利本舍所 製電氣工藝之機悉照西式 並以中國百般工藝 爲折衷。電力及電燈用機。電氣鐵道。電信電話。鑛山用電機。水力電機。醫療及教科用電機。避電針。室內電鈴及表示器。諸配線工事。工精價廉素 荷士商稱許 若蒙枉顧 或蒙函訂格外 克巳以廣招徠

東京市神田錦町一丁目角

電氣工藝舍謹白

內外諸洋紙類販賣

東京市日本橋區伊勢町拾番地

㋟ 田尻洋紙店

電話 特本局二三二九番
特本局二三〇六番

敝店開辦以來。專門販賣 各國洋紙。以便諸客商之需用 近來 大中華國留學生諸儒碩彥 在敝國者 一萬數千 以圖貴本國文明增進之著作 每月出版 不勝其數 敝店觀之 特與內外各地 製紙諸大會社 定立特約 販賣各種紙張 頗爲充足 較之前時眞有五都之市無珍不備之概 其尤爲闊大者 則爲種類固不問其多寡 又於數量亦未較其權衡 且敝店既欲專以利便留學諸君起其代價之廉 當爲各紙店之特出者 諸君試一惠臨 則知敝店言之不謬也

大隈伯爵　福島將軍　高田法學博士　伊東工學博士
後藤高等師範教授　田中早稻田大學講師序文
文學士莊田安太郎君編　清國張春濤君漢譯
（製本出來）

世界 地理風俗 寫眞帖

甲種　洋綴美裝總クロース三方小口
金堅八寸七分橫一尺二寸五分
三百五十頁
定價　九圓　逓送料四拾錢
乙種　同形片面一枚刷　秩入解說書付
定價　拾圓　逓送料五拾錢

特別豫約價甲種六圓　乙種七圓逓送料另加

膨脹的國民必不可不具有世界的智識此固吾國刻下之急務抑亦世界各國所同重者也夫萬國地理書之種類無慮千萬種然欲以之惹起一般國民之興味而廣其研究之資料雖專心的記述亦有不足者焉本書之作實欲補此缺點以饗世界人士云

本書之內容

本書之材料由大學高等師範其他各專門學校之教授博士以及滯在各國之公使領事留學生曼遊諸公購集者居多又增以海陸軍將校之珍藏品共約五千餘種重加選擇以精巧之寫眞銅版鏤刻之者也歐美文明諸國及清韓等之各都市山川名勝舊蹟風俗建築等中央及西部亞細亞亞非利加內地南米諸邦南洋諸島之風物習俗希臘羅馬埃及等之古城遺址以至凡可資教育上地理歷史人類學動植物學等之參考者揭載六百卅餘種各圖一一加以簡明之解說

師範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高等小學校等之地理歷史教授之參考書無可出本書右者以之醫教育界多年之渴想當無不足乙種片面刷印一枚特爲閱者便利起見且本書裝釘綺麗堅固凡中等以上之家庭備本書一冊則行興悅乎之向可以養成子弟之世界的智識因本書可爲高尙有益之裝飾品也江湖賢明諸君子不可不手執一編也

東京市麴町區上六番町三十番地
瀨川書房
（電話番町一五八八）

宏文學院長 嘉納治五郎先生序
宏文學院教授 松本龜次郎先生
清國留學生高君步瀛及他數君校正幷跋

宏文學院
叢書
第二輯

言文對照 漢譯日本文典

洋裝美本
總紙數四百五十頁

此書漢譯日本文典之鼻祖也。爾來漢譯日語典日文典等書。汗牛充棟矣。而此書獨不翼不脛而飛走流行。在內則蒙清國留學生諸公之愛讀。在外則辱清國各省師範學堂中學堂等之採用者。其理由何在。蓋此書實有左記特色。而非他書所能企及也。

第一 此書都共三編。一曰詞概說(論品詞梗概)二曰文章概說(論日文構造法。兼與華文構造法。比較對照)三曰品詞詳說(詳說九品詞意義性質用法。兼附說接頭語接尾語。)

第二 全編悉以文語。與口語相對照。

第三 全編悉與漢文規則。相對照。

第四 全編悉附假名。以便獨習。

第五 全編例句。悉以近代普通文爲標準。間有採錄中古之歌詞文句者。欲例證適切也。

第六 全編先示其例。而後講明規則。故學者可迎刃而解。無隔閡難通之患。

第七 凡遇緊要關鍵處。綜括一表。附以圖解。務使學者便於記憶。

第八 現在刊行之文法書。所擧之各說。莫不網羅搜括。採入是書而補錄之。以成完璧

若夫解說之周到明晰。與漢譯之適切穩妥。世既有定評。無俟敝書局之自贊矣。此書發行頒賣之權。從來在中外圖書局。今則其權利全歸于敝書局。第十版以後實盡由敝書局所發刊。其裝訂之堅牢。紙質之精良。前版所未曾有。此乃敝書局勉强從事。一意謀報閱讀諸公者也。世之君子。苟欲研究此道而探其窔奧。誠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發行所 日本東京神田區須田町二十三番地 國文堂書局 敬白

寄售所
日本東京 清國留學生會館 三省堂書店 東京堂書店
清國天津 加藤洋行
清國南京 中西書店 東亞公司新書局
清國上海 商務印書館 日本堂書店

看看看

最特色之洋服店

貨美價廉
工精線固

本店設立橫濱四十餘年　向爲各邦人士蒙服　裁縫尺度　精準咸符　爲人所稱許者久矣　近睹祖國風雲　同胞袂起　俄頃之間　求學於扶桑　殆以一萬有奇　日用種種靡不須之於他邦　往往有不能滿意之處　衣冠裳服　人格判焉　尤關緊要　本店於此一事　頗爲注意　旣以適意之手工　誠實之德性　以見信於西人　特又自薦於同胞　斷毋令其狹難束體　濶不囊身　務使進退周旋　從容自得　行町步市　不失雅觀爲要　故又設與支店於東京之神田區於我國留學生尤爲優待無論英美德法各式　靡不預備即希同胞就邇惠臨爲荷

橫濱山下町八十番地

譚發洋服店謹啓

東京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東京座對門

譚登洋服支店

國粹學報

地星之國　固以國民國土國權膏液之造合之而成　然其文獷輿頹　莫不以國粹之論事保存爲一大關鍵　粵自通古斯入寇以來　二百六十年中國粹泯之殆盡　詎意人心不死　頓放光明者　則國粹學報之顯於宇內也　且著述諸子　以心胸之精博　見識之卓越　於枯窘之中　發揮微義　煇煌陸離　實二十世紀之一怪物也　凡欲保存國粹者不可不人人手一編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國粹學報社　東京　代派所民報社編輯部

揚子江白話報

自癸卯年之中國白話報出版　受一般之人歡迎　風行雷動　各社會中幾無人不有革新思潮　從此而起者豯爲揚子江白語報　內容十餘門　著述新奇精確　言詞通俗　頗裨初淺之人　每出一版　較中國白語報之受歡迎　有過之無不及　現已出至十期　舊例附後　每月一回　一冊一角半　半年五角半　全年一元一角　望日出版　閏月照加

東京代派所　民報社編輯部　發行所　鎭江小閘證記祥行內揚子江叢報社

有所謂

唯一趣報　督辦者爲民族界巨子鄭貫公先生　提倡民族社會諸大主義　內容分莊諸二部　尤爲奇絕　其警醒國民則嚴詞正義　或監督政府熱罵冷嘲　對于外交內政　靡不揭擧伏隱　痛下針砭　誠可謂新聞界之唯一特色者　國人盍其閱諸

發行所　香港　德輔道中三十五號　開智社

津報

本報發現于世界以來　承海內外諸君之歡迎　銷路之廣　幾同山陰道上　應接不暇　現在月益擴充　廣延通儒碩彥　主理筆記　調查新聞　較之前日　大相逕庭　內容完美　宇宙同聲　至其印刷鮮明　寄報快速尤爲餘事也

發行所　天津宮北大街　津報社

請看一看

告白

本社開設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承辦所有鉛印石印照相銅印等項耑用瓦斯GAS機器印刷極爲明晰四方　賜顧者請移　玉到本處面議可也倘或　賜函則敝社員造府趨謁面訂亦可

帝國出版協會

秀光社

SHUKOSHA.

No. 4. Nakasarugakucho Kandaku.

TOKYO, NIPPON.

請看一看

本社簡章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顚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建設共和政體

　一維持世界眞正之平和　一土地國有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從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費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民報第伍號**　（日本明治卅九年六月三十日再版發行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售報價目表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零售一冊
二元	一元一角	二角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冊加郵費一分其餘香港南洋歐美等處加郵費六分

廣告價目表

一頁	半頁	一行
六元	四元	四角

刻費先惠長期酌減

廣告取次所　東京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

代派所

日本東京	中國留學生會館
同神田表神保町	中國書林
同	富山房
同	三省堂
同麴町九段坂下	田中屋
同早稻田大學前	同文書店
香港	中國日報館
同	開智社
澳門	時興號
美國舊金山	大同日報館
安南河內	粵東會館
小呂宋打士馬尼拿術	廣泰昌
檀香山	新報館
白耳義京城	史丹池
新加坡	陳楚楠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六年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
清光緒三十二年
陽曆六月廿九日印刷
陽曆六月三十日再版發行（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編輯人兼發行人　張繼
印刷人　末永節
編輯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民報編輯部
發行所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　民報發行所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